

5201-83
3600

蕉風

月刊

八七年 四月號

*MS1.50

Bulanang Chao Foon 402

*ISSN 0126/6608

*PP 69/12/86



編輯筆記
人物言談
浮生記
西洋文學割記
古典文學
棋藝書
天涯書
電影
新書廣告

假作真時真亦假
李昂、陳艾妮座談會記要
上山
生生死死：如影隨形
評高適論「少年行」的藝術心理形象（中）
衣帶漸寬終不悔
倫敦看野眼
重逢
影話二則
例牌和特餐
寄泊站

編者 01
瓊瑪整理 02
胡寶珠 11
陳墨 12
郝毅民 14
轉載 18
邁克 20
胡興榮 24
李天保 26
公羽介 28
編輯室 29

創作

小說

等
洪泉極短篇
絕響
寄二弟承積／舊照
妝藝遊行／拜年記／行香子
後巷的菊／夢
危機
美國土著文學作品選譯

阿細 30

詩

劍魂
這麼說
回鄉
新春

洪泉 34

新葉篇

八六年杪記錄
火車蟲
靜燃的火焰
美麗是個傳神的字眼
我家的貓和狗
馬大校園
神話

凌如浪 37

大學城

老爸與我
四季之二

傅承得 40

散文

今夜星城的星空不亮
邁克散文六則

黃廣青 41

文藝專題

蛾／蟻／心事／湖邊
你走在路上／雨下得很大

宋書啓 42

陳佑然 43

李有成譯 44

李敬德 46

欣希雅 46

邱福春 46

劍客 47

海安 47

潘碧華 48

鍾石均 50

鍾玉醉 51

懷石濠 52

羅麗琴 54

阿草 55

涵以林 56

程可欣 57

炎復陽 59

邁克 60

邁君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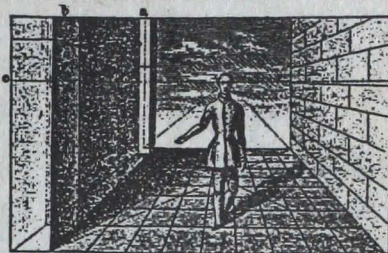
阿其 64



編輯筆記

假作真時真亦假

*編者



小說，在英文中稱作 fiction，意即「虛構」，英文字典解說：它是相對於 truth 的。相對於「事實」或「真理」，那麼，它便是想像創造的事物了。常常我們會看到一篇小說或一部電影前頭，很醒目的標明說：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這無疑是自打嘴巴的。除非是作者或導演的有意反諷，否則這樣的外行，徒然貽笑大方。

所謂「虛構」，其實也可以這麼解釋，即「從虛空中構築出一個栩栩如生的世界來。」正因它是從無到有，正因它表達的只是人間某些「真實」，小說萬萬不可能是「事實」，也不必是事實。

曹雪芹寫了他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紅樓夢》，裏頭就有諸多暗示小說與實際人生關係的警句，比方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句話，真是曖昧到極點了，而且也接近「冒瀆」真理的剃刀邊緣，不明就理的人，一

定會說，曹雪芹這是在搬弄是非啊，甚麼「真亦假，假亦真；有還無，無還有」的，明明假的做不得是真的，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至於有無，更是攞得很明確，有就是有，沒有就沒有，騙不得人的。幸好真理是可以越辯（辨）越明的，懷疑這句話的人大可自個兒費心神時間去探索究竟，或找些《紅樓夢》迷去辯駁一番也無不可。（幸好曹雪芹已作古，不必去和人做無謂的辯駁；幸好還有這麼多《紅》迷，他們是願意為曹雪芹辯解的。）

這次李昂和陳艾妮來馬，掀起了一點「風波」，瞄頭主要對準李昂。說只是一點風波，原因是比起李昂在台灣引起的爭議來看，確只是一點「干卿底事」的漣漪而已。

李昂說的相當分明：一個女作家不結婚和一個男作家不結婚，引起的社會上的待遇是有差距的；而且一個女作家敢於這樣寫（當然是指《殺夫》、《暗夜》

而言），和一個男作家敢於這樣寫，別人的看待也有分別。

李昂其實也相當苦口婆心的了，她常常引這例子說：不一定要上過吊，才能知曉死亡的況味；同樣的，不一定要結了婚，才能寫兩性關係的小說。李昂也說，寫「性」或兩性關係只是她的手段，她最感興趣的，是「人性」的反映。

因此，話又說回來，小說之為虛構，之為中文意思裏的傳奇、虛擬、杜撰，畢竟也不是虛言，比如李昂有意反映的「人性」，不就是一種歷久彌新的「真實」嗎？而她寫的「性」或兩性關係，也只不過是一些「事實」的點的抽取而已，這抽取可以是聽來的、看來的或自身經驗過的，不一而足。

假作真時真亦假：當不得真，也當不得假。當不得真是，小說世界到底不是人生世界；當不得假是，其中的教誨（如沒有教誨，就說樂趣吧），卻又是那麼真切可以感受。 □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葉國暢

出版、印刷：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Malaysia.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Malaysia.
Tel: 7572455.



李昂、陳艾妮 座談會記要



人物言談

李 昂：我一直都覺得很好奇，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土地，竟能培養出兩個這麼好的作家，我很想親自來看看……

主辦：《蕉風月刊》
日期、時間：二月廿三日下午六時
地點：武吉免登大人餐廳樓上
主持：王祖安
整理：瓊瑪
出席者：李昂、陳艾妮、姚拓、永樂多斯、牛忠、雅蒙公羽介、傅承得、丁雲、李憶蒼、唐珉、許友彬、李恒義、鍾可斯、韻兒、陳振華等等。
攝影：葉國暢

王：大家好。今天我們很高興能邀請到台灣知名作家李昂與台灣《家庭與婦女》雜誌總編輯陳艾妮和大家見面。這個座談會的形式是這樣的：首先我們請永樂多斯大略介紹她們兩位，然後再請她們各別說幾句話，接下來由在場的各位來提問，以便她們可以針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做出答覆。

永：李昂是台灣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她寫了很多小說，出過《花季》、《愛情試驗》、《她們的眼淚》、《殺夫》、《暗夜》、《一封未寄的情書》及《外遇》等書，可說是著作等身。

《花季》一書受存在主義的影響很深，畢竟它是那時代少男少女愛討論的話題。以後，李昂的作品開始關心現實，她的作品最引人入勝和引起爭論的，就是其中對性的描寫與看法。

陳艾妮和我是初中同學，我們認識已超過廿年。陳艾妮一向注重女性運動，由她主編的《婦女與家庭》雜誌與一般消遣性或軟性的雜誌不

同，內容包涵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也做過「女性在文學作品所扮演的角色」專輯，此外，她也在台灣的《中國時報》副刊撰寫一個名叫「女性空間」的專欄，寫作範圍大部份是為女性請命，這點是她和李昂相同之處。

王：讓我們先聽李昂談談。

對大馬有好感

李：我對馬來西亞一直都有好感，因為有兩位馬來西亞作家在台灣的表現，是台灣作家甚至是亞洲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望塵莫及的，他們就是李永平和商晚筠。他們的小說人物雖然是地域性的，如商晚筠寫的「痴女阿蓮」和李永平寫的馬來女人，但因小說的藝術層次很高，當我們讀時，並不太覺得是在寫我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最近獲得的一致好評，是我不用再多講的，《中國時報》還特別給了一個推薦獎來讚賞它。這本書所描寫的馬來風光，我在抵馬後請教了一些本地人，如「拉讓江」的描寫，形象就非常鮮明。

我一直都覺得很好奇，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土地，竟能培養出兩個這麼好的作家，所以我很想親自來看看，也希望看到更多像李永平或商晚筠的作品。

昨天我看到瘦子送我的一本書，寫他到沙巴的散文，我覺得他有自己特殊的風格。上面是談到我今天來這裏的動機，至於我也不見得寫得多好，不過有一點要強調的

是，我一直都把寫小說當作個人很重要的事業。我寫小說寫得很早，因為我有一個寫小說的姐姐叫施淑青，我看她在家裏就是三八三八的樣子，想她也能寫小說，那寫小說有甚麼困難的。姐姐和我在家裏也是吵架啦、穿着拖鞋啦，一點也不像作家的樣子，我想她可以寫，我為甚麼就不可以寫？於是我從十四歲就開始寫小說，那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十六歲我寫了一個短篇《花季》，自從發表後，讀者的反應很不錯。從我十六歲寫到現在，我已經寫了很多年，我想如果我在小說上有一點微小的成就，都是我靠非常的努力來換取的。

我寫作的速度很慢，比如我現在正在寫一個長篇，我寫了四個月，只寫了三萬字，所以打算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來寫它十二萬字或十五萬字。至於我寫作的方式，並不是一天寫一個鐘頭，其他的時間都跑出去溜的，我差不多在早上九點多或十點開始寫，寫到中午十二點，吃個中飯休息一下，再從三點多開始寫到五點，然後晚上吃個飯看個電視新聞，再從七點寫到九點半或十點，我不敢寫得太晚，因為怕晚上睡不好，這樣的寫作時間大概是一般職業作家的寫作時間，如果每天能寫上六百字以上的定稿，即不必再改的，我就覺得很快樂了。這幾年來，我可以說是把我的全部精力和時間，都花在寫作上了。

戀愛？寫作！

可能有人會說是犧牲啊或者甚麼，如前天我來時碰到一個女記者，她就一直問我爲甚麼不結婚，很奇怪。我想人生的選擇是因入而異的，我不結婚，可是我選擇了創作，我想我可能有其他結了婚的女人所沒有的快樂；可是那女記者好像很難瞭解似的，她一直問我：妳是不是因爲嫁不掉，所以才找一個藉口說妳是因爲寫小說才嫁不掉的。我想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人生的方式，寫小說對我而言是遠遠勝過於其他事情。

舉例說，就在我準備寫目前這個長篇小說之前，我要花一兩年的時間來收集資料，而在我準備好資料要動筆時，我認識了一個男生，非常迷人的一個男生，那麼我就要選擇啦，因爲我是那種同時只能做一件事情，而且希望把它做好的人。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同時和他談戀愛，同時又寫長篇，但我知道我做不到，當然我不是那麼偉大到因爲要寫這個長篇才放棄這段戀愛，而是我發現到我們要花很多心力和精神來維繫這段戀愛，於是我決定放棄我的戀愛而去寫小說，當然那是很痛苦的事，可是我相信，當我把那個長篇寫出來後，雖然現在還很後悔，可到那時我相信連最後的這一點後悔也沒有了。我想，談戀愛包括婚姻，需要的是另外一個人或很多人合作才能做好的，只有寫小

說是在你一個人的控制之下，妳要小說中的人物往東，他不會往西，你要他死，他不會活過來。你投下多少精力，就有多少成果，這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如果你問我以後是不是還會繼續寫下去，我會很確定的說，我希望能好好的寫多廿年，寫了廿年之後，如果我還寫不出我真正滿意的作品，我會說：啊已經沒辦法，I have done my best，已經盡力了。我想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常常很多人在公共場合看到我，一派輕鬆自在的樣子，可是他們都沒有看到我每天花八小時寫六百字的辛苦過程。

像對我這樣一個能夠從早上九點寫到晚上九點的作家而言，老實說別人對我的看法我並不那麼在乎，我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寫好小說，你可以說李昂寫這種破小說何必那麼認真，我想再給我廿年，如果我還沒有辦法令你滿意的話，那時候我也認了。

永：李昂剛才說的，是她本身的寫作歷程，等會兒大家對李昂的作品有那些看法的話可以提出來問她。

李：你們不要覺得問任何問題我會臉紅而答不出來，你可以相信，我在台灣已經甚麼樣的問題都聽過了，說不定等會兒我會聽到一些很出乎意料的問題，然後我回到台灣可以對朋友說：你看你們這些笨讀者，連這樣的問題都問不出來。

熟悉感的蕉風

陳：接下來我想以編輯人的立場來談談。首先我必須說我對馬來西亞一點也不陌生，這是我第二次來馬，你們同我們國內的臉孔都差不多，你們戴眼鏡的也很多，所以我覺得蠻熟悉的。剛才我翻了一下《蕉風》，也覺得蠻熟悉的，因爲（一）你們用的是繁體字，而不是簡體；（二）裏面的作者如商晚筠、姚拓先生也是我以前就知道的名字；還有（三）其中一篇小說引的周夢蝶的詩，也是我們熟悉的詩句。這是一本九十幾分的標準文學刊物。我看你們這本刊物，覺得你們有很多話要說，有一些積壓的感情需要抒發，你們似乎在渴求一種生命的寄望。但我以我做報導文學的經驗來看，我覺得你們可以開一條路，試着寫一些你們社會現象的報導，有時可快些抒解你們積壓的情緒。

我們編輯人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成就別人，而非成就自己，我們最好的成果是發掘出能寫好作品、提供好觀念的人。我們不去寫的人，而是要找出在一旁默默耕耘的人。

王：聽過她們兩位談過各自的感受和經驗，各位可有問題要問她們？大家讀過李昂的作品，如有問題也可提出來。

傅：我先問李昂好了，妳剛才說最近在醞釀一部長篇，我們是否能預先知道書名？

李：還不知道，想書名是件很難的事情，像我上回那本《暗夜》，我想書名想了至少有四、五個月，那時已經寫完

李 昂：我並不認為我只是在探討男女關係，我最感興趣的，是透過兩性的衝突和糾紛，來呈現人性赤裸裸的一面……

，正在修改，後來想不到書名，只好用《暗夜》，結果引起很多人想入非非：以為在暗夜裏外遇啦、殺夫啦。想書名是很難的事，從一開始寫作時就有這種感覺，所以這個長篇大概也要等到尾聲時才能決定書名。

傅：是否你上次提過的殺妻的題材？

還要殺妻嗎？

李：不是，當初我在寫《殺夫》時，想過要想一個關於殺妻的題材，後來我決定不寫，就是不讓別人以為我專門寫這種奇特的題材，也許以後有機會再寫。

雅：如果妳寫殺妻，妳會不會探討那男主角的內心世界？

李：那當然，有一個外國劇作家，他寫了一個很有趣的劇本，劇中有一對夫妻吵架的戲，妻子說：「你少得意了，你不要以為你的兒子真是你親生的，你怎麼沒有懷疑我和你結婚的同時，跟另外一個男人有染才生下他？」可見男人在某方面對女人很缺乏安全感，這位劇作家把男女兩性之間的不信任帶到最尖銳的層面。

我想寫的是這種兩性在衝突和不信任中所導致的悲劇，特別是男性一直想要控制女性，可是隨着時代和社會的演變，男性對女性的控制權越來越少，因而產生的極度的不安全感。

永：妳說的是兩性處於婚姻狀況……

李：對，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間也可能。

永：如果不在婚姻狀況，則如「花季」的女主角是受到社會或家庭的洗腦。因為女性對男性有潛在的恐懼感。

陳：這是男性對自己指示的焦慮感，從而發展出貞操和兩性之間的制約，男性想控制女性，就是基於這個。我想李昂處理的，基本上是屬於人性的問題。

王：李昂你寫的兩性的小說，似乎常常企圖打破社會成規，不知妳未來是否會繼續往這個方向寫作？

李：我並不認為我只是在探討男女關係，我最感興趣的，是經兩性的衝突和糾紛當中，來呈現人性赤裸裸的一面。至於以後會不會朝這方面寫呢，倒不是我刻意追求的。比如我最近寫的長篇是有關經濟的繁榮帶給人性新面貌的問題，即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商社會的過程中，人性受到何種挑戰及面臨的問題，這才是我最感興趣的地方。可能是因為很少女性作家寫到性問題，我才會那麼受到注目吧。我常會舉這個例子說，《暗夜》書中寫到有關性的場面的文字只有一千字，只佔全書六萬字的六十分之一，如果其他的六十分之五十九的文字，大家不要去看，或假裝它沒有，拿起這本書只是要找那一千字的話，這不是我的問題，反而是讀者的問題，讀者對我的書有這種誤解，那不是我的責任。

公：妳有兩本小說被改成電影，妳認為電影拍出來後有沒有歪曲妳的原著精神？

電影改變小說

李：我認為電影和小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我在美國是學戲劇的，因此我知道，相同的劇本在不同導演的手中，將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由於我曾在劇場工作，我一向能接受劇本有它本身的生命，而舞臺劇在呈現時也可以有導演加入的手法，因此我是台灣電影公司最願意和我合作的，只要我認為這個導演不錯，而不是專門來拍我小說中色情的部份，至於導演的看法和想法，我則一概不管。而拍電影是要投資一大筆錢的，老板自然有他的商業立場，因此一般上我只為我的小說負責，他們為他們的電影負責。不過我倒鼓勵讀者不要拿看電影的印象來判斷我的小說。

公：我覺得有趣的是，他們兩位都是男性導演，他們以他們的角度重新演繹妳女性觀點的作品，兩部電影中（《殺夫》和《暗夜》），妳比較喜歡那一部？或者妳兩部都不喜歡？

李：兩部電影都差不多。我還是比較尊重導演的拍攝藝術。可是我對曾壯祥執導的《殺夫》評價較高，因為那部電影比較不商業性，而《暗夜》是一部很成功的商業電影。我也不贊同男性導演不能很成功的演繹一個女性的作品，比如文學作品中寫得最好的女人都是男作家寫出來的，舉例而言，如福樓拜寫的包法利夫人、D.H.勞倫斯寫的查泰萊夫人、杜斯妥也

夫斯基寫的安娜·卡列麗娜等。因此不能低估一個男作家描寫女性的能力。

牛：我記得讀到過一篇妳和張系國的筆談，妳好像說過，作為一個真正好的作家，他應該是中性的，而不是只是女性或男性，妳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作家是中性的

李：「中性人」並非是說他要去注賀爾蒙把自己變成一個中性人，這主要是在心態上的。因為一般上的印象是女作家寫的是細膩敏感的東西，比如家中的貓或花的描述；而男作家則愛寫一些很大的問題，他們覺得自己身負使命，政治、經濟、社會的大問題都想涉及，却缺乏對人性較細膩的描寫流於空泛。因此，如果一個作家不要那麼極端男性或女性的話，他說不定可以綜合這兩個性別的好處，他才可能比較公平的看待這兩性的問題。

牛：那妳心目中認為一個真正偉大作家，是不是都有所謂的bisexual成份在裏面？

李：確實的資料是：福樓拜、D. H. 勞倫斯、白先勇，都有人懷疑他們是同性戀。不過，你說一個作家是一個同性戀，才能寫得好男女兩性，這也不見得。我可以這樣回答你：一個作者不必去上吊才去寫死亡，同樣的，一個作者也不必變成另外一個性別，才能真正瞭解那個性別。

傅：像妳這種好作家應該是中性的論點，那是不是從女性主義衍化出來的？我的意思是

說，像女性主義的一個大方向是，不是女性應該超越男性，而是男女應該和諧並處，在這種路線中，妳慢慢發現，一個好作家應該中性化，才會寫出好作品，這是不是和女性主義有關呢？

聽另一種聲音

李：這個由艾妮來回答，我想她旁觀者清。

陳：我想廿一世紀的寫作人，最好把視野放寬一點比較好，因為我們的文化組織和整個價值觀都多元化，而且跟以前的人的生活境地都不同了。其實剛才你們談兩性化的問題，我們可以從生物學、人類學得到解釋，基本上兩性的特質，一定會越來越交錯，而且會交濟，真正的非常女性化或男性化，那是為了社會的價值觀，通常是跟現實意義有關才組織成的，那不是天性。

現在，unisex 的髮型和衣服越來越來，我們不再認為女人要誇顯她的性徵，現在文明的走向，也已不再誇顯男女兩性的性徵了。

因此，現在我們還在談女作家寫女性作品，男作家寫男性作品，我覺得對一個真正超越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個問題。因為男女兩性的性格都是重疊的，男性可以很溫柔，女性也可以寫一些非常正義感以及科幻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李昂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她是屬於這個世紀的，如果她是屬於十九世紀的話，可能她只能寫那些花與貓咪的事情，但她不是

，她是廿一世紀的。

我特別強調，我不覺得女性主義能解決問題，女性主義一定是就說，幾千年來東西文化裏沒有聽到另一種聲音，女性的聲音，要讓你們聽到，聽到的結果是人道，人文主義為結論，絕對的女性主義為結論我不贊成，因為最終的目的是要照顧兩性，現在男女兩性的瞭解還不夠，我們要加油，如果我們能打破這個故障，那麼以後你可以寫任何東西。事實上已經出來了啊，白先勇、曹雪芹寫女人的東西多麼棒，寫到我們心裏面去；同樣的，我們女人也可以寫像《暗夜》裏面那種性的描寫。我深深覺得，李昂的《殺夫》，是中國文學裏由女性寫的書裏應流傳下來的一本，她的地位已經定論了。（李：還有待努力。）我覺得，《殺夫》把幾千年來女性生存意義的障礙和痛苦呈現出來了。她寫的是每一個女人的宿命。

姚先生的隱憂

姚：我想問一個問題，記得兩個月前，劉紹銘來的時候，他私底下跟我提過一句話，叫做「有情無緣，有緣無情」，那是他到台灣唸大學之前人家寫給他的，是有關算命的。「有情無緣，有緣無情」這件事，牽涉到的是男女婚姻問題，我一直想到現在，老實講，我覺得妳們女人是另外一種動物，實在是我覺得自己最不瞭解女人，我和我老婆結婚幾十年了我對

陳艾妮：再沒有以前的媒妁之言或經濟壓力來強迫人結婚，要結婚的人一定是自願的。那不是很人道嗎？

她都不了解（哄堂）（永：因為你的另一半不在這裏，你才敢這樣子說。）（陳：有緣有情又有份的，你結果說不瞭解。）是不是，照你們研究社會問題的看，是不是將來男女就不結婚了？我從前的看法是，假如一個男的或女的不結婚的話，好像都有一點……有一點不正常的啦（哄堂）（永：這裏好多都沒有結婚的哦！）是，對，那是我從前的看法，現在的看法是又覺得不對了，我修正修正我的看法，假如現在我要是像牛忠一樣，我要不要結婚呢？我也想我也不要結婚了（再次哄堂）不結婚會怎樣呢？我不要那麼多負擔，我不要……我不要兒女，我不要家庭，我甚麼都沒有，我今天過了以後，我明天就不要想了，那麼……（語氣稍緩）我的女兒沒有在這裏，她今年也卅歲了，她也不結婚，我本來想她會有問題，後來我看，她也沒甚麼問題，是不是將來有一天，是不是男女真的都不結婚了？是不是將來我們的子孫都要在試管裏做實驗？會不會走到那一天？假如要到了那一天的話，我們會到了怎麼樣的社會？有好多事情，不是我們自己覺得願意或不願意的，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們要怎麼呆呢？實際上，卅年以前跟卅年以後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變動大得不得了，假如卅年以前或者五十年以前，我小的時候，假如我看到《殺夫》的話，我看到李昂一定會罵

她一頓的，而現在呢，我覺得這小說是很平常的，為甚麼奇怪的台灣會這麼哄動？居然會有這麼多衛道之士來羣起攻之？這是很奇怪的，是不是這個社會將來要變的話，會變成甚麼情形？是可悲呢還是可喜？

陳：其實你這個問題文學家或社會學家都很關心。以文學的立場而言，《美麗新世界》已做了先頭部隊描述過了。至於你提到會不會不結婚的問題，根據美國目前的調查數據及短時間未來學的研究顯示，美國目前的單親家庭（即只有父親或母親的家庭）已經幾成一個固定的人口，而且增加率蠻高的。另外一種是單身家庭，現有的各種科技和家庭設備使他們的生活不成問題，而且在將來也是十分可行的；進一步說，將來的婚姻一定不像以前那樣，女人不必為了要有個姓氏或因為生育的負擔，而不得已結婚。其中原因有（一）今天的女人是環境驅使她們成長，而不是男人要她們成長；（二）女人受教育的機會更多，變得更會思考，以前的「齊人之樂」在現在會找不到對象；（三）女人懂得墮胎和避孕的技巧，她們有權控制生育；（四）工業革命需要大量的勞工，除了男工外，還需要童工和女工，女人因而走進社會。

不容三妻四妾

現在女人對丈夫要三妻四妾可以說 Yes，也可以說 No，現在外遇會變得這樣緊張

，是因為我們女人連半個外遇也不能容許。只要有一點外遇的蛛絲馬跡，太太馬上就要鬧離婚了，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

將來的婚姻一定是男人把女人當作「人」，她才會撿你的臭襪子，才會替你生小孩。她們的自由與尊嚴越來越高。

有人選擇單親家庭或單身家庭也很好。我們不能只考慮到男權，也要尊重女權。因將來的社會狀況必定會有此情形。至於這種現象是好或不好，若站在人道的立場上看，這絕對是好的。不管男女都可選擇單身或單親家庭。只有在找到可以互相激發生命的創造性的人，可以組織家庭。再沒有以前的媒妁之言或經濟壓力來強迫人結婚，要結婚的人一定是自願的。那不是很人道嗎？是幾千年來都沒有的事。我們身處在的是個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因此我對那些腦海中容許三妻四妾的女性最感到焦急，事實上我們可以做個有尊嚴的人，而不要為了一張長期飯票就嫁人。

女作家的自覺

傅：李昂我想請教妳，妳在創作方面有很高的自覺，信念也很堅定，對一個女性作者來說這是十分難得的。妳曾在《暗夜》的序文說過：寫作之於我重於一切。在妳的自我訪問中妳也曾寫說：所有的愛情都會褪色，所有的情人都令我厭惡，只有創作才是永恆的情人。我想這個態

度很少發生在女性作家身上，是否可請妳深一層的談談

李：作為一個女作家，而且敢於如此堅持，和作為一個男作家而且敢於這樣堅持，差別非常大。因為一個男人可以不結婚，一直寫作，沒有人會覺得他是一個怪物；而像我這樣的女作家，就會被懷疑是因為嫁不掉才為自己找藉口說是為了寫小說才不結婚的。我想女性作家承受的壓力可能數倍於男作家不結婚所承受的壓力。

婚姻還在其次，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結婚前後男女兩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影響到了女性創作的時間。以前台灣的司馬中原和他太太婚前兩人都寫作，他太太婚前曾浪漫的幻想說婚後兩人可以書桌對書桌一起寫作，可是婚後她馬上發現：司馬中原可以再繼續寫作，她就不能了。社會對男性的期許認為男性可以把寫作當作一種職業，女人婚後該做的事情是去燒飯，尤其有小孩後，照顧小孩佔據了她全部的時間，所以她原來作家的幻想在婚後完全破滅。當然你可說現在的男性進步一點，但我想女性在婚姻生活裏付出的時間絕對還是多過男性。你說爸爸因為應酬不回家吃晚飯，整個家庭都同意他，你說媽媽為了要寫小說不燒飯，對不起，你一定會被指為是個不盡責的母親。因此女性在這個階段，要像我把寫作當作一種永恆不變的信念的話，必須像我這樣子，可能使我分心的事，我就不

去做它。在台灣的社會條件下，如果我去結婚的話，即使我有一個司機、奶媽、傭人，萬事俱全，可是所有的人還是要我扮演一個傳統的家庭女性角色。因此我的時間一定四分五裂，根本沒有寬裕的時間可以寫作。我要去嫁作某人的太太時，我再寫一個《殺夫》，我的丈夫馬上受到最大的壓力（衆笑），「噢，你一定是對你老婆不好，所以她潛意識裏要把你殺掉，她不敢真的殺你，所以寫一個《殺夫》的小說來反抗！」你看我的先生聽了人家這種話，他會不會在乎？再來嘛，我還有我的公公婆婆要交待，如果我寫一個像《暗夜》的小說，他們會說：「這媳婦為甚麼要寫這樣敏感的題材呢？連我的麻將牌友都會問：是不是你媳婦和你孩子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因此壓力馬上就來，所以我想我的不選擇婚姻是使我能在此階段盡全力去寫作。

那麼你說是不是所有的女作家都像我這樣辛苦？那又不見得。台灣也有很多女作家有快樂的婚姻，同時也寫得很有名，可是她們剛好不是我這類的女作家，這種情形可能以後會好點，我們希望無論是台灣或馬來西亞的女作家，有一天當這種社會壓力小的時候，有同樣的女作家出來。

為何不找刺激

牛：妳說長篇寫作需要保持冷靜的態度，妳會不會覺得有時

創作是需要刺激來加強創作動機的，外面的影響力可能激發妳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對創作會有很大的幫助？

李：對我來說不可能，因為長篇需要結構和韻律前後呼應，如果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經過太多驚濤駭浪的事情，會使小說的前後部份及用字感情不協調。

雅：曹雪芹在寫《紅樓夢》時也經過很多驚濤駭浪……

李：不不不，曹在寫時是經過整個階段後的事。像我，可以談完戀愛再寫……

雅：對啊，也許妳談過戀愛後寫的小說會比妳現在保持冷靜的態度來得好。

李：不，問題是我已把資料收集到某個程度，正準備要寫的時候，正如演員演戲時把臺詞背到某個階段時演出最好，等到過頭了臺詞已失去衝動和衝勁時，他上臺演戲就會變得很油頭了。至於這個我現在還在後悔的男生，在我碰到他的時候，是我把我的臺詞唸得最好，而且要上臺表演的時刻，他在這個時候出現，我只好說：對不起啦，我要寫小說，我在這一、二年的時間內不太可能去談戀愛。

雅：為甚麼不能等妳下臺後再談戀愛？

李：那個男人能等妳兩年？而且我相信當我寫完時我對他的感情都可能變掉了，因為我們也沒有真正的喜歡。人家說談戀愛要 right person, right time, right place。我常常和朋友開玩笑說：這兩年內，即使是天下最迷人

李 昂：我常常和朋友開玩笑說：這兩年內，即使是天下最迷人的男人站在我面前，我都會無動於衷。

的男人站在我面前，我都會無動於衷（衆笑）。

雅：談戀愛也是生活的調劑嘛！

永：李昂妳要向雅蒙請教，他也是單身貴族（衆笑）。

李：生活上的情趣還可以。

雅：妳認為妳一談戀愛就非常投入嗎？

李：當然……

永：雅蒙，你好像已經離題，我們是談文學嘛，你好像是問戀愛問題！

神 通 的 陳 天 瑞

雅：（笑）這也是文學問題嘛，問的是有關李昂的創作過程。好，我再問，《暗夜》中陳天瑞這個角色是否多餘？他好像是無所不知，但他又怎麼知道？

李：我想他知道是因為他喜歡丁欣欣的緣故，因此抖出一切。有人覺得他太概念化，他搬弄那麼多理論。可是，台灣是慢慢的有這類人在形成。因台灣現在有很多書都可以看，馬克斯、列寧主義等都有，我們台灣有一批人（大學生）非常好高騖遠，他們挾的書都是這些書，但他們不見得真的看懂，他們只是生吞活剝的接受，因此一天到晚掛在嘴上的都是概念化的名詞。我覺得陳天瑞是台灣年輕知識份子的一個代表。很多人覺得他概念化，我反問：你現在碰到的台灣年輕知識份子是不是這個樣子！

雅：你創造這個角色只是爲了剛才所說的目的嗎？

李：不是，他當然是反映了台灣某些知識份子的心態，再來

，創造他是爲了一種反諷的效果。這個人指控了所有的人都不道德，最後他自己才是最不道德的人。因為他愛不到丁欣欣，所以他反咬人家一口。這是社會上的一個人：滿口仁義道德，事實上一肚子男盜女娼。這種偽君子，我生平最痛恨，我能夠接受真小人，但最痛恨偽君子。

雅：但這個偽君子未免太神通廣大，懂得太多私人的秘密了。

李：哈哈，可是因為他喜歡丁欣欣，又和葉原……

雅：可是不能因為他和葉原去了一趟別墅，就從葉原知道李琳的書放在那裏而猜到葉原和李琳的事。而且黃承德的經濟情況……

李：可是，他和葉原是稱兄道弟的，因此他要去找黃承德之前一定收集了很多資料，這些資料在當地的社交圈不是秘密，很容易打聽到。

雅：葉原是記者，黃是商人，葉原應該將近三十多歲，李琳是四十多歲了，葉原爲甚麼會喜歡李琳？因為她是良家婦女？

李：我想，像葉原這種獵艷高手是看到一個越難克服越容易到手的，他越願意去嘗試。大家都說這個女人聖潔如貞，獵艷高手願意試試看自己的道行有多高。

舞 臺 劇 和 小 說

傅：這個問題是我代丁雲問的，他想知道舞台劇和小說的差別。

李：我想兩者差了十萬八千里。小說可以用描寫來襯托人物

，而戲劇只能用對話來刻劃人物的形象。我在美國讀戲劇後發現：戲劇能幫助我塑造人物，當我發現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創作時，我只得用對話來勾劃小說人物的風貌。別人會形容我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歷歷在目，這正是我得助於戲劇的地方。

永：小說和舞臺劇的本質相差很遠。通常寫劇本的人都希望它能用來演戲，可是小說可以靠個人的力量完成，舞臺劇的情形却並非如此。

丁：舞臺劇和電影又有甚麼不同？

永：電影的導演有權力將戲劇變成另一種風貌，一種很悲慘的事情在導演手中可以變成很好笑的喜劇。導演的生殺權很大。

雅：你的話使我聯想到：如果由瓊瑤來寫《暗夜》又將是怎樣的情形？

李：（笑）那暗夜就不會是悲劇了，反而會變成很美麗的事情。

向 西 方 學 習 ？

王：所謂的現代小說似乎都是從西方文學移植而來，台灣小說家王文興曾在一篇序文中寫道：現代小說創作必須向西方小說的思想和技巧一律學習。妳對這句話有甚麼看法？

李：我比較不同意。雖然小說能集大成和光輝燦爛似乎是西方社會的功勞，可是我認爲王文興的說法有欠公平。因爲西方社會是由許多國家組成的，綜合那麼多國家的小說來和中國小說比較，你當

然會覺得西方的小說寫得非常好；相反的，如果你用整個東方的小說和西方小說比較，你可能會發現各有各的特色，這種比法才是公平，或者是以台灣小說和英國小說比，或以日本小說和美國小說比才對。

在某方面而言，現代的小說技巧有很多是來自西方，譬如小說技巧的兩大派系，意識流和魔幻寫實就是西方的產物。即使迄今尚未出現一個非常中國風味的小說技巧，我也不以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小說最重要的成份是內容。以內容而言，我倒不以為我們的小說水準和西方相差很遠。好的中國小說固然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問題，同時也反映了世界性的問

題。即使我們完全採用西方的小說技巧來創作，我也不以為有甚麼不對。反而是如果連主題意識都是完全西方的，才會失去中國小說的特色。

雅：妳比較喜歡的中國作家是那些。

李：台灣方面，我比較喜歡黃凡的作品，我認為他是一個很努力，而且對目前的台灣現狀掌握得非常好的作家。我蠻欣賞他寫的《反對者》。大陸方面，我覺得阿城有點過譽，以一本小說就斷言他可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件開玩笑的事情。另外，楊煉的詩也寫得不錯。

評論家的肯定

牛：妳認為一個作家是否需要文

學評論家的肯定？

李：評論家的肯定當然很重要。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評論家是真的能說出一大套道理，指出這個小說寫得好或壞的地方。此外，在這個時代一個寫得真正好的作家是不可能被評論家忽略了，因為目前的資訊太發達了。譬如我的《殺夫》在台灣被罵得要死，可是美國的《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却覺得蠻好的。因此你總有個地方去吐苦水。他們的肯定對我們的鼓勵很大。

姚：我想這個座談會再談幾個鐘頭也談不完，樓下已經準備了一些點心，請各位下去用晚餐。感謝各位能抽空來參加這個座談會，謝謝大家。

□

*右：座談會上。

*下：李昂在會上的塗鴉。

薰風月刊
我是貓
宝宝貓
家LOVE廿
廿廿
五信



上山

*胡寶珠

瓊珊於廿一日由馬返台讀書。意料不到的是，我跟着於廿七日由馬赴汶萊教書。上首都見瓊珊的時候，也見着了惠珍。兩人結伴上紫藤茶座喝「烏龍」茶，笑問對方如何沏茶之際，也說了不少肺腑之言。惠珍說：後悔當初沒有選讀中文系，而讀了英語系。我連忙振奮起精神應道：「想不到你也有這樣的感慨。」千千萬萬個「早知今日」，都彌補不了一個「何必當初」的缺憾。惠珍說我回頭回得早，還好。我只能搖頭苦笑。還是群妮說得對：我們都在玩 Circle Game。

自前年辭了中學的教職，想改行之後，就一整年都賦閑在家。到今年三月，工作才有了着落。甚麼樣的工作呢？——教書；只不過這回教的是小學，在汶萊。寫信給群妮說：我玩的 Circle Game 終於有了「圓滿」的結束。想改行期間，也見過幾份工。有人說：你既是師範學校出身，不教書不是太浪費了嗎，大學不是白讀了嗎。也有人說：你學歷太高，請你來的話，公司無法給你較高的薪水；薪水給低了，又委屈了你。說到後來，統統都沒忘了着落。剛開始的時候，對每份工作都抱有極高的期望。到後來，談見工色變。信心也大減，雖然一直暗暗堅持，自己沒錯。日常生活原本就沒甚麼樂趣，一生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無論其長其短，想得到一份會喜愛的工作，應當不是奢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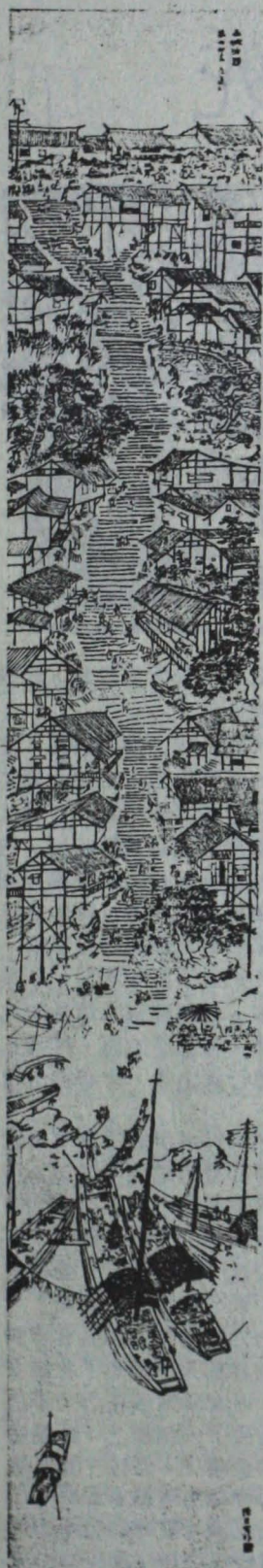
究其實，要回頭走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只想改道。不料改道與回頭走同是不可能的一回事。

而我生性愚鈍，竟然需時一年才領悟到這項真理。來信說：「報圈其實不怎麼容得下你這麼單純的人。」看了黯然一分鐘。因為他一言中的。

而我這時也已上山來了。這兒不是我想像中的山區。海拔不過一千尺左右吧，非常燥熱。來到這裏的第二個星期，嗓子便熱啞了。做我們這一行的，是靠嗓門吃飯的，只好看醫生去啦。結果是：校長驅車、同事結伴，浩浩蕩蕩的下詩里亞看醫生去。車程一小時。我們所在之地，中文名叫那威，原名 Labi。從這裏到汶萊首都斯市，車程兩小時左右。

我喜歡這個地方。還沒來到之前就知道我會喜歡。過去我到過汶萊，約略知道汶萊如何如何。對這個獨立沒幾年的小富國，沒有甚麼遐想。偏偏誰要聽說誰要去汶萊了，總是眼睛一亮，揚聲說：那裏好，好賺錢。我頂多只能看看對方，把想說出口的話都咽回肚子裏，想起古人有言道：「夏蟲不可語冰。」這並沒有譏笑對方的意思，只想表示：夏蟲根本不知冬天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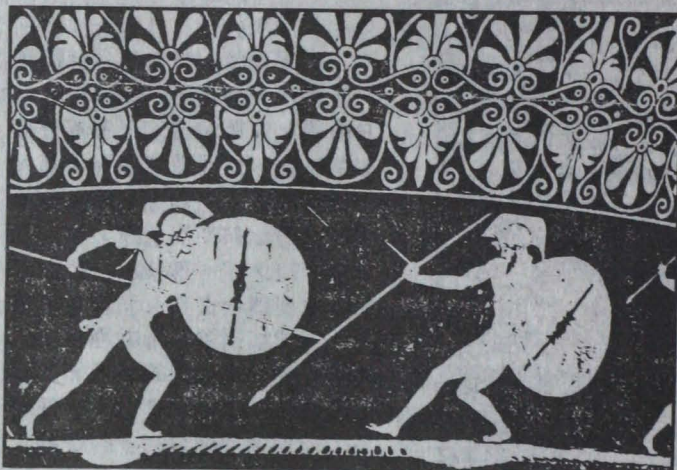
我也喜歡這裏的小孩，天真活潑可愛。只不過這裏是山區，幾乎很多事物都簡化了一點，學校也因此不太健全。這些小孩將來是否能穩健的面對他們的世界，我並不知道，也不想逐步推測。也許就如孺子歌裏唱的一般罷：「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凡事都可應對自如。此時，我自己究竟是在濯纓還是濯足，也無關緊要了。



生 生 死 死 :



*阿奇力斯和柏都克勒斯。



*阿奇力斯和海克特決鬥。

特洛伊城的城門早已關閉，獨海克特一人在門外把守。城樓上的老王普來恩一眼望見從遠處疾奔而至的阿奇力斯，惶恐地振臂疾呼：不！海克特，進來！孩子，你不是他的對手！

這一劫是逃不過的，海克特心裏明白。這一劫因他剛愎自用而起，應當由他不退不懼地迎解。老父王的懇求他充耳不聞。

阿奇力斯越跑越近。他看着看着，心一慌，也拔腿奔跑。阿奇力斯緊跟在後。他們盡全力飛奔，目標只在海克特的性命，一為奪取，一為保存。阿奇力斯心裏也明白，只要海克特一死，自己死期也近。他理會不得。殺柏都克勒斯的血海深仇不能不報。

神與人的主宰宙斯，將海克特和阿奇力斯的命運放在金秤盤上一稱。海克特的命運之盤沉沉下墜。

阿奇力斯右手舉槍瞄準海克特的咽喉一擲，槍尖穿透海克特的脖子，卻未切斷氣管。海克特氣若游絲地懇求阿奇力斯將他的屍體交還普來恩，勿叫野狗分噬，想想他遲早也會死於巴力斯手下。

阿奇力斯冷笑道：我恨不得生吃了你，洩我心頭憤痛。宙斯想怎樣處置我都好，我認了。

海克特臥屍地上。阿奇力斯的戰友紛紛趕上來看。來看的人無不乘機在屍身上刺戳一下。阿奇力斯用生牛皮做成的帶，穿過死屍兩隻腳跟上的筋，綁在戰車上，然後上車策馬飛馳，任海克特的頭在塵土裏拖曳。

他生俘十二位特洛伊青年，用他們的血祭柏都克勒斯，剪下自己金紅色的頭髮，放在柏都克勒斯懷抱裏，做為獻禮。柏都克勒斯的軀幹，在熊熊烈火中化成灰燼。他繞着葬火，從金碗裏舀出酒，緩緩澆撒，喃喃叫着柏都克勒斯的名字。柏都克勒斯的骨灰被收在一個金甕裏。不久，阿奇力斯的骨灰也將盛在同一甕裏。

他想着柏都克勒斯和過去併肩作戰的日子，側臥、仰臥、伏臥，都睡不着。最後他起身，漫無目的地沿着海岸行走。如此度過十一夜。破曉時分，陽光照亮海照亮岸一景，變得十分熟悉。那時刻，他給車隊上轡，海克特綁在車後，拖着他繞柏都克勒斯

的土壤三圈。白天他歇息，任海克特伏塵而臥。

奧林匹斯山上的衆神見了於心不忍，宙斯的太太希拉、海神波賽頓和戰神雅典娜除外。最終還是太陽神阿波羅說服宙斯，讓特洛伊王去向阿奇力斯求屍。阿奇力斯無法違抗神諭，再加上年老的普來恩令他想起遠在家鄉、日日夜夜盼他早歸的老父，不禁悲從中來。他讓普來恩領回海克特的屍體，答應普來恩，待海克特的葬禮行過之後，才向特洛伊城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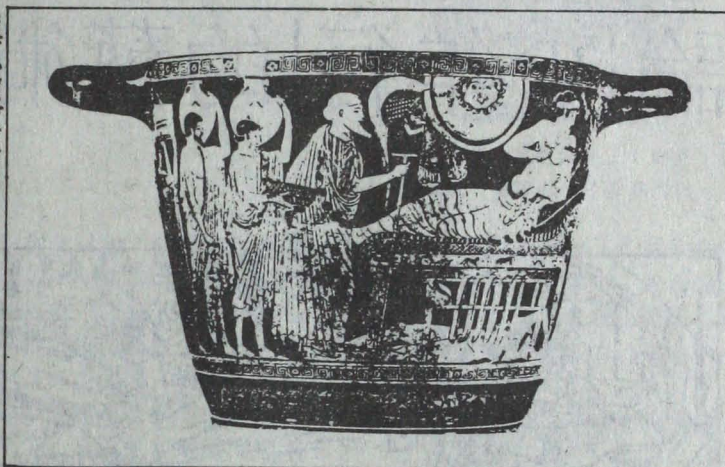
荷馬的特洛伊城的故事，就在海克特葬禮的尾聲中結束。這之後的故事便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木馬屠城記」。這之前的故事也為一般人所知曉，即「金蘋果的故事」或「巴力斯的判決」。話說阿奇力斯的爸爸和媽媽水神蒂蒂絲結婚那天，漏邀不和諧女神與會。這女神懷恨在心，不請自來，還丟下一個標上「致最美麗者」的金蘋果。希拉、雅典娜和愛神阿佛羅黛蒂都爭着要。他們請宙斯判決，狡猾的宙斯卻推荐審美專家巴力斯，海克特的兄弟。三位女神爭相賄賂巴力斯，

如影隨形

* 陳 墨



*海克特與妻訣別。



*普萊恩向阿奇力斯索回海克特（臥榻下）。

其中愛神的承諾打動了巴力斯的心。他把金蘋果判給了愛神。愛神許他天下第一美女，海倫。而海倫是斯巴達的王后。巴力斯劫海倫回特洛伊，斯巴達王梅尼累斯和弟弟艾嘉美能便召集全希臘的戰將，決定攻打特洛伊，奪回美人。這場戰一打就十年。《伊里亞德》，即特洛伊城的故事，說的便是最後一年裏的戰事。

其實，發起戰爭並不光為奪回美人。最主要的是表揚個人尊榮的希臘人不甘受辱。何況梅尼累斯曾經善待巴力斯，視他為上賓。阿奇力斯便是極端表揚個人尊榮的典型代表。

就近因來說，柏都克勒斯、海克特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是憤怒中的他促成的。為了主持公道，他挺身與艾嘉美能對抗。橫蠻的艾嘉美能強奪他的戰利品（美女），令他怒不可遏。若非雅典娜出面阻止，艾嘉美能必死無疑。這也是他尊嚴與榮耀受挫的第一巨響。他不再參戰，甚至於見希臘軍被海克特趕盡殺絕，也不為所動，只管獨自坐在岸上，凝視茫茫的大海，淚水盈目。這短

短的一生，挫折恥辱何其多。親若手足的柏都克勒斯代他出戰，卻遭海克特殺害。這是另一個晴天霹靂，他再也抑制不住了，務必要海克特以命償命。艾嘉美能出於顧全大局之見，也低聲下氣向他道歉，請求他與戰，因為希臘軍的勝敗決定於阿奇力斯參戰與否。《伊里亞德》未曾詳述阿奇力斯如何死，也未曾詳述特洛伊城最終如何滅亡。然而，兩者之必死必亡，卻是指顧間事，因為海克特已死。因為海克特之於特洛伊人，正如阿奇力斯之於希臘軍，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人物。海克特一死，特洛伊城必亡。海克特一死，阿奇力斯之死必接踵而至。這是神的諭旨。

這些英雄好漢的死，當歸咎於奧林匹斯山上的神們。在神們的鬥爭下，最為無辜的犧牲者是海克特。搶劫海倫的是巴力斯，引致的災禍卻由海克特一人肩承。最為可憐的是阿奇力斯，還未來到人世，已逢金蘋果之難。甫出世，帶帶絲提着他的腳跟，將他放進冥川裏浸泡，徒想令他刀槍不入（所以今天有「阿奇力斯

的腳踵」之說）。成年後，將他裝扮成女兒模樣，徒想阻止他隨軍遠征。海克特和阿奇力斯，命比蜉蝣卻不如蜉蝣，生來只為死去，其間，阿奇力斯充塞之以憤恨，海克特則以逆來順受，不一而同終於保全個人尊嚴與榮耀。

居高臨下的衆神，個個喜惡無常，愛恨易窮盡，是善是惡並不明，卻與地上芸芸衆生的生滅興敗，息息相關。希臘神話裏的諸神，品德行為與人無異。鄭振鐸先生說：「神話裏的天和地，根本上便不是人類幻想的結果，而是記錄着真實的古代人的苦鬥的經過，以及他們的心靈上所印染的可能的爭鬥的實感與其他一切的人生印象的。」引爆特洛伊之戰的神，很不幸的是，以女神為主。起因很簡單，出於妒忌之心。

鄭振鐸先生也說：「希臘神話是個無窮盡的藝術的寶庫。到今日，許多的藝術家還不曾把眼睛離開過這片漂亮的清泉與草地。只要你去，你便可以欣然的得到你的收穫，雖然所得是各有淺深。」（「取火者的逮捕序」）□

評高適

論「少年行」的藝術心理形象(中)

* 郝毅民



*高適「燕歌行」：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三、心理形象

站在心理學美學的立場研究文學，我們採用心理學上了解人情物理的規律和進取目標的途徑來了解作家的心理運作與作品表現的形象。這種心理學角度的理解與欣賞，自有其不同的認識與樂趣。

心理學於十九世紀下葉逐步擺脫附庸於玄學、哲學的地位而獨立成家，接着又以心理學的本色結合美學成為藝術理論中的一大新園地。廿世紀的史程一開始，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就在思想界蔚成一大潮流。心理分析本是一種對人類精神疾病的考查與治療的體系。它研究思想、感情與言行，參証人文歷史、哲學思想，借催眠術的暗示方式把人類的靈智劃分出「意識界」與「潛意識界」。弗氏認為意識的存在乃出於人的肉體需要與群體和客觀存在的刺激反應而來。嬰幼時代的最初經驗是以肉體的需要出發，這種肉體需要一旦獲得滿足也

就獲得快樂。逐漸的這種自我中心的要求被客觀環境、社會習俗所駁斥制約，於是由於快樂的落空，而產生出痛苦的感覺。因此生命在滿足與不滿意的交替起落中增長，形成苦樂律的支配原則。從嬰幼逐歲增長，肢體技能在發育中學習開始，經驗記憶開始累積起來了，由於生活需要的推動，心智不僅記事，同時也分割事實，綜合類同，脫離固實的某一事或某一物，分離物象，分化事項，在記憶裏成為抽象的「符號」；這時心智再進而依照符號與符號的相接性作出「新的形象」，終於成為知識，用來解決問題，產生出種種言行、詩及繪畫來。

弗洛伊德從追詢小說家何以有那麼多故事可寫開始觀察，到兒童遊戲時是那麼認真，他們可以把小石子小花朵當作活生生的人物與之交談和遊戲，並從中組織社會（例如排家家酒），因而弗氏啓示出心智的想像作用，指出來這種想像乃是虛構小說的根

苗。在這種活動的過程中，兒童的肢體與五官百骸都是協同着活動的，因此弗氏寫出了他的「遊戲與文藝」的宏文。實驗心理學家馮特也察看到了人的心智活動與勞動生產的關係，他認為兒童的遊戲是成人生產勞動的伸延與發展。根據這些思想、觀察，我們可以得出一種說法：從生命發展講，它是從完全的依靠賜助到自助；從欲望的滿足與不滿意的交替感受，而體認到能否獲得滿足，主要又依據自己勞動生產是否能充實滿足的需要。這樣一個從欲求、賜與、滿足，而獲得快樂的程式，可改變為：欲求加勞動→完成欲求的條件→滿足欲求而獲得快樂。在這一個程式中，增加了「勞動」和辛勞的「痛苦」，插入到欲求（生理的不快樂）與滿足（生理滿足後的重獲快樂）之間。這一種差別也區別了兒童的遊戲和成年人勞動生產的內容，其中不僅形式趨於複雜，幼稚的想像也發生了躍進而有了高深的理想。為了更為具體的了解，我們舉一個實例來看。考古學者曾在上古初民的岩洞中發現了一幅刻在岩石面上的「畫」，那畫上有奔走的猛獸，有獵人手持着弓箭獵獸。這「畫」顯示出一個獵人的經驗與記憶。它包含很多事項：猛獸、獵人、弓箭（名物）、獸的奔走、獵人的射箭（行動）。再從獸與獵人的距離，面目表情分析聯想，人與



*戰國時代畫象紋銅壺上(斷片)的狩獵紋，有獵人持弓箭在射獸。

獸不祇是有體態行動的區別與相互關係(判斷)，它也表明了獸的欲望與獵人的欲望(覓食)。因作為食物的目標相互衝突，相互對抗，人獸之間發展出生與死，敵與我的對立，載荷的情感是激動的。這幅畫的演義內容因觀看者的記憶與分析方式不同，而各有各的重點，也各有所取(情意志)。

為了追尋文字的源起動力而看畫，我們發現文字的源起原是受到「生產勞動」中求生存的推動而致。這也為藝術的起源提供了佐証(反映生活)。從文字的創生看畫，那畫上的獵人射箭的故事，經過人的運思，首先把它原有的獸——目標——拋棄，只取獵人與箭這一部份，進而再把獵人的人與這「一個獵人」(具體的固實象)脫離絕對關係而當作「任何獵人」的人身(抽象化)。接着由於畫中的「弓」與「箭」不是獨立分開的兩種物體，因此進一步再取經驗中射箭的弓箭關係形式，結合出「射箭」這個事與動作。思想達到了這個階段，「射箭」的行為已接近到懸空的形象，也就是「概念化」了。中國文字學所追尋到的初文「射」字正是以「身」表示操作射箭的人，而以「寸」表示弓箭射出一剎那的位置關係形象。如此成為一個自由的，完備的概念——「射」。它可作名詞，也可作

動詞。從此「射」的概念活躍在人的腦海中，庫存在記憶裏。屈原有詩句說「挽長天兮射天狼」，屈原當然不是遠古的獵人，而天狼只是天空中的一顆星而已，但屈原借此把他愛與恨的理想表現出來了。蒙古英雄射鵰，也不是為覓食，而是表明他的射技高超，氣概英豪。時至今日科技發展空前，洲際飛彈，太空船，無論是上天過海，使用的那個「動字」還是「射」。

上面一千多字是要簡單的說明從生活的實踐中概念產生的過程與心理形象的塑造。這種產生出來自生存的欲求，充實了生命的意義；形象的塑造是現實的境與記憶材料的組合，(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而後來在應用此一自由概念時，無論是屈原或是漢唐詩人，以至於現代人都是「前意識」(Preconscious)的取自記憶與習慣，可以千變萬化的使用。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自由獨立的概念，也是一種形象，它有自身的完美性，但是在某一人，某一事應用它的時候，心理學上說這種應用乃是一種認同意識作用；而應用它，或向它認同的個人並不是應用或認同它本質的全部(人，持弓箭，作射出的動作，目標……)，但凡向它認同，應用它的人，當時意識的形象卻又包涵在這個形象概念中。現在我要歸結到高適心目中的一個形象，它也是李白、杜甫以及他

們同代事干進的士子心目中的共同形象——「少年行」的形象。這一形象的探討也是用美學心理學了解、欣賞文藝的功用中的一個方面。

現在我們繼續讀高適的詩。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遊俠子，
自矜生長邯鄲裏，
千場縱博家仍富，
幾度報讎身不死。
宅中歌笑日紛紛，
門外車馬常如雲，
未知肝胆向誰是，
令人卻憶平原君。
君不見即今交態薄，
黃金用盡還疎索？
以茲感歎辭舊遊，
更於時事無所求，
且與少年飲美酒，
往來射獵西山頭。

這首詩寫邯鄲少年也寄托詩人自己。寫邯鄲少年的勇猛、富有豪邁、好客。寫出詩人自己胸懷寄望，並對時事人物加以批判。然後詩人與少年結合起來共飲美酒、射獵。整首詩所表現的感情寄托並不簡單。寫少年的勇豪與富，生活在紛紛的歌舞歡笑中，而與少年的交遊者，有華車駟馬，當然也不是貧賤之輩。這一段感情的方向是高昂而生氣勃勃的。若用音樂歌唱來表現的話，前四句應該用男高音獨唱，五六兩句用男音相和的唱出歡笑與熱

鬧。這時候男中音在和唱之尾，清晰喟然唱出「未知肝胆向誰是」下的四句來，突出高適自己的角色，而在「黃金用盡還疎索」之前加入一陣哈哈的嘲諷聲。這時候那衆人和唱的「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雲」逐漸向幕後隱退，最後祇變成背景音樂。此時男中音唱出「以茲感歎辭舊遊」以下三句，由喟然之歎而發出蒼涼之音。

上面我說詩中人物一明一暗是邯鄲少年與詩人自己虛與實的兩面，祇是初步說法。涵蘊在詩人高適心意裏面的素材背景人物卻很多。以當時的時限上包含着賭博的人群，幾度報仇的仇人，宅中歌笑的朋友，門客，歌舞演員。從高適的歷史的記憶看，「令人卻憶平原君」一句涉及到衰周時代的趙國公子平原君趙勝。而「黃金用盡還疎索」句顯然出自《戰國策·秦策》所記的「黃金百斤盡」蘇秦的故事。了解這兩個故事才能充份了解高適這詩所用的隱喻的Vehicle與Tenor意義。

案中國的正史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七十七年為西周。周平王東遷於公元前七十七年到公元前四七六年史稱東周，而實際上周朝的中央王政已失去了對全國的統制能力，各路諸侯名目上承認臣屬周室，其實周王室要求各諸侯的承認與支持。因為這個時代的記事被稱作「春秋」，後

世把這段歷史時代叫做「春秋時代」。它的一個特徵就是周室的中央統制衰弱，諸侯開始各自爭取本身的發展，企圖取代周室而王天下。孔子的週遊列國就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春秋為諸侯競爭的初始，而競爭一旦開始勢必愈爭愈烈。到公元前四七五年周元王元年起競爭更趨激烈，戰爭已成為重要的競爭形式，直到秦的統一，這一段歷史被稱為「戰國時代」。

由於諸侯爭雄創業，就要從多方面爭取人材。人材不能祇限於故有的王室；而人材的技能也趨雜亂。有知識有判斷的知識分子成為謀臣策士，而鷄鳴狗盜之徒也因各有他們的用途而被收留使用成為收養的士。高詩引用的平原君趙勝就是趙國的公子。同時這時候高適本人正在邯鄲，這個城市正好也與平原君間計於策士馮忌有關係。案《戰國策》卷二十有這樣一個故事：

「平原君請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敵，守守邯鄲，而秦罷于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

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罷（疲）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趁）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馮忌是趙國的「外臣」，不是王室的家族，屬於當時謀臣策士之流。他以冷靜的頭腦分析燕和趙的實力，用戰史的例子說明此時的趙不可以攻燕，若攻燕，趙必定敗戰。而平原君不在乎馮忌說趙國的疲弱，能承認事實，接受意見，平原君的納言風度被人傳頌而成為佳話，在歷史上成為一種典範，也成為今後平民得以進入統治階級，少年英才們也有施展抱負的希望。寫這首詩時的高適正是他北上燕地，遊薊門後南歸途經邯鄲的時候（稍後將說到的荆軻故事也正發生在邯鄲這地方）。高適到了薊門，《新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正月乙卯，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信安王是唐太宗的第四代孫。封信安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遷禮部尚書。是唐朝當時的重臣，高適進謁過這位重臣，卻未被取錄任用。「少年行」這詩中的「黃金用盡還疎索」借用了蘇秦說秦王連橫之策的典故。當時，蘇秦

「少年行」這個形象在不知不覺中活動，驅策着英雄少年士人們的雄心壯志，疲勞筋骨，飢餓體膚，去追求理想……

的連橫之策並不被接受，他所帶的資用黃金用盡，衣服穿破，形容枯槁的回到家來，父母妻子嫂嫂都給他冷臉看。在戰國時代說連橫的蘇秦，講合縱的張儀這兩個人可為策士們的兩大典型人物。高適是向蘇秦認同的。他生活的貧困，雄心不得伸展，心情十分痛苦！（幸好，他的妻兒頗有安貧樂道的精神與笑對貧困的氣度。如前文。）詩中另一句「君不見即今交態薄」所暗指的並不一定是一般朋友，而是借用來指心目中的「君臣相得」。唐朝的信安王識人納士的胸襟不及趙國的平原君，於是高適有「未知肝胆向誰是」的失望之嘆！古代從事干謁求取進身以發展抱負，其獲得賞識委以重任的機會本是個未知數，等於是一場生命的賭博，干進不會一帆風順，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賭，輸，再賭。高詩中的「千場縱博家仍富」故然是富家子的財富雄厚，也是干進英雄追求進身百折不撓的堅韌的心態。舊說中有以高適為一賭徒，可能委屈了他。當然「隱于博徒」自古有之，並不損英雄本色。但是若把「博」當作古義下圍棋，以表示深謀遠慮，佈局攻守宏才大略，智力不竭當作縱情博鬥的心理形象看，豈不更意思。

根據前面概念形成的了解，我們知道概念乃是從故事或經驗中脫離固實的束縛而自由獨立出

來的。從這個了解，我們可以把握到高詩「邯鄲少年行」中的藝化感知的形象和動力。這些形象與動力可以列舉在下面：

- ①邯鄲少年的形象也是高適本人經過藝術化的自我心理幻象。
- ②「自矜」、「縱博」、「報仇」這些故事在詩中化為「感性的動力」。如：自我堅強，胆識過人，敢於冒險。
- ③宅中歌笑，門外車馬，繪出一幅感情的表達和人際關係的生動性。對當時貧賤的高適是想像，也是心理的引力。
- ④平原君趙勝，黃金用盡比喻蘇秦，被自由化後成為理想的進取門徑，干進者個人遭遇的矛盾存在。
- ⑤「未知肝胆向誰是」句，不寫明主辭，讓任何讀者去自作主人，是藝術感染力的句法，也是整首詩的中心鬱結。
- ⑥茲感歎，辭舊游，無所求，是高適自己的失望心情的坦直表白，和宅中歌笑與門外車馬得意時候的爽直本色，互為對比。因此才能「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一時的失望，擊不破那曾經「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

雉身不死」的精神的富足與出入在危險的戰鬥而取勝的本領（心理學上的 Acting Art）。這種少年怎能不「自矜」呢？

這樣分析總結起來，我們會覺得，那一句「未知肝胆向誰是」的一問，恰如大海上漂來的冰山水面上顯現的冰峯，銀光燦爛的指向蒼天，但是它隱藏在海水裏的整體卻是更大更雄偉的在支持着那顯現的冰山之峯。人若只見冰峯，細說冰峯，那麼他所把捉到的只是整座山的小部份。心理分析學提出來的「潛意識」正是把海面顯現的冰峯下面的冰山整體的存在提到意識界來認識。弗洛伊德探尋下意識是通過他得自科學訓練的方法，程式的邏輯思維與假設，驗證結論運作。因此也為進入潛意識提供了法門。本文從談高適其人的全部中兼及他心目中的「少年行」形象，再要從高適而延及到他的同代人，從而探求一個時代的，一種社群的共同心理形象。這文字的目的從盛唐大詩人們的作品中，探求他們意識中和潛意識中的一種想像，具體化這種意識而描繪心理形象。這個形象在不知不覺中活動，驅策着英雄少年士人們的雄心壯志，疲勞筋骨，飢餓體膚，去追求理想。它有歷史根源，有時代烙印，隱藏在潛意識中，時時發生着心理的力源作用。

（待續）□

悔不終寬漸帶衣

——圍棋高手吳清源先生讚辭



* 圍棋高手吳清源

人的心智可用於藝術、科學，乃至工商、政治，從而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但也可用於互相對抗，帶來壓迫、戰爭和毀滅。下棋能令人陶醉其中，流連忘返，大概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較量智力的方法，使人性深處的抗爭慾可以和平地得到抒發吧！圍棋的規則極其簡單自然，變化卻複雜繁多，遠勝其他棋類。二千多年來它滲透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傳到日本後，經過反覆研究，境界再有提高，乃至被尊為「國技」，這都不是偶然的。

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從奕品可以了解個人品德，從棋風便可以透視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國，下棋是才思氣度的流露，也是逍遙閒適的象徵。王粲覆局，謝安覆局傳為千古美談；樵子爛柯，王積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對局卻有如此武，是技術、力量和意志的搏鬥。棋士殫精竭思，終身在嚴密的比試和名位制度下對抗，甚至以身殉藝，屢屢造成如赤壁因徹吐血終局，水谷縫治氣憤身亡等悲壯事蹟。至於今日站在各位面前的吳清源先生，他以絕頂的天才和勤奮，十餘歲成為國手，東渡扶桑後，以「新佈局」為圍棋開創新紀元，憑播爭雄踞「天下第一」的無冕王位凡廿載，同時終身為黨國與和平，那就不是從單一個民族的觀點可以了解的了。他的棋，乃至他傳奇性的一生，該說是中、日這兩個民族和文化相衝突又相融合的見證吧！

吳清源對圍棋的頓悟和深情是與生俱來的慧根宿緣。他從七

歲接觸棋子開始，就已深深沉醉在黑白方圓的奧妙世界中，自此如飢似渴，寒暑無間地鑽研父親所藏的古譜和購自日本的新譜，三、四年後已在北京棋壇嶄露頭角，十二、三歲就步武過百齡、黃龍士等前代大師，成為一時無兩的國手，甚至連當時水平遠超國人的日本高段職業棋士來華，也都堪堪能夠相敵了。然而，他沒有能像施襄夏、范西屏那樣在山水之間享受閒適的對奕生涯；父親遽逝之後，母親為了生活只好接納日本方面的邀請，在一九二八年陪同年僅十四的清源東渡扶桑，為他尋求一個新的世界。

抵日後吳清源的棋力立刻被証實，從而破例獲得三段資格，奠定專業棋士的地位。其後四、五年間，在前輩瀨越憲作先生一力呵護下，他生活愉快，精神煥發，比賽中斬將奪旗，所向披靡，剛弱冠便脫穎而出，躍升六段，接近棋界頂峰了。那時吳清源和他年長五歲的木谷實是勁敵，也是摯友。一九三三年兩人以結伴游地獄谷溫泉為契機，共同創造「新佈局」，掀起了一場圍棋的革命。當時以循定式先求堅實佔領角地為主導思想的「秀策流」支配日本棋風已將近百年，「新佈局」一反其道，大胆提倡以快速和機動爭取中央勢力為主的各種新着法。這新穎開放的思想一提出來就以野火燎原之勢深深吸引了棋士和廣大棋迷，它的優點和實效也迅即獲得証實，由是不旋踵成為二十世紀棋風的主流，並且為六十年代崛起的陳祖德「中國流」、今日盛行的武宮正樹「宇宙流」等着法開了先河。

編者按：這篇對吳清源先生的讚辭，原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本刊特予轉載，除了讓讀者對圍棋高手吳清源先生的生平有新瞭解外，我們亦可從本文中，窺見圍棋的深奧莫測及棋壇的嚴酷爭戰情形，即使對圍棋一無所識的人，讀本文後，相信亦會對吳清源興起崇敬的心情。（題目是編者新加。原文題為：「吳清源先生讚辭」。）

。就這樣，少年吳清源以自由奔放的才思，在異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圍棋時代。

然而，向傳統挑戰，勢須付出代價。當時中日兩國交惡，有人對他側目，也在所難免。所以，在「新佈局」出現的同一年，吳清源大胆地採用新着法和當時的棋壇盟主本因坊秀哉名人對局，立時招來棋院中保守份子的憤恨和敵視，令這個十九歲獨處異邦的青年人受到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他體質素來羸弱，升高段之後賽事連綿，經年不輟，身體因此也漸漸感到難以支撐。一九三五年他突然決定返回天津參加紅卍字會，翌年在社會壓力下入日本籍，再下一年病倒入療養院臥養，無疑都是和身心疲瘁有關係的。一九三九年他病癒出院，那時日本相沿數百年的家傳本因坊和推舉名人的時代剛告結束，隨之而來的，是通過「播爭」比賽來決定「棋界第一人」的新時代。

圍棋是藝術，也是戰爭。棋士能創新固然可喜，要立足棋壇，超邁前輩，卻非奮戰克敵於縱橫十九道之間不可。所謂「播爭十番棋」就是日本棋界用以判分棋力和決定名位的傳統制度，對局者倘若連敗四局就會遭到降低「棋分」即對局地位的命運，對「棋即生命」的棋士來說這不啻是以畢生名譽作孤注一擲，所以被喻為「懸崖上的白刃格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響徹波蘭的時候，吳清源和木谷實這對一時無兩的年青棋士在建長寺的禪房中開始了著名的「鎌倉十局」，這一戰前後連綿三年之久，以木谷被壓低一級，即至「先相先」的地位而結束。吳的勝利卻並沒有如在過去的時代為他贏得「本因坊」或「名人」的地位，只是使他從此四面受敵，欲罷不能。其後十五年間，他連接再下了九趟「十番棋」，迎戰了日本

棋界所有一流強手，包括秀哉以後的歷屆「本因坊」。在統共近百局棋賽中，吳清源以孑然一身，面對全日本前仆後繼、傾盡全力的頂峰棋士，竟能奮起橫掃千軍之力，除半途罷戰的元老雁金準一以外，將所有的對手如藤澤明齋、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高川秀格等都一一迫降到「先相先」乃至「定先」，即相對低二級的地位。這在圍棋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造成了無可爭辯的「吳清源時代」，證明他不但是天才橫溢的圍棋藝術家。更是偉大的圍棋戰士，超卓絕倫的「當代第一人」。

然而輝煌的戰績和崇高的稱號並沒有帶來穩定地位或優渥待遇。畢竟，真正的「爭棋」時代已經過去，在代輿的名銜公開賽中新的角逐者必須並肩從同一起點開始，連打敗了所有強手的吳清源也不例外。冷淡的待遇和連年的孤身奮戰使他感到疲倦和意興闌珊，到五十年代末期，他逼人的光芒逐漸掩蔽。一九六一年八月，正在參加第一期「名人」戰的吳清源在交通意外中被摩托車撞倒而致骨折頭傷，由於診治草率，遂遺留下時時復發的偏頭痛和神經錯亂。不久之後他就意識到，三十多年叱咤風雲的棋士生涯行將提早結束了。吳清源以不世出的才華從四十年代開始光耀棋壇近二十年，但不知道為甚麼，陰差陽錯，三十年代末開始辦的「本因坊」和六十年代開始辦的「名人」、「王座」、「十段」等各種大公開賽的冠軍名銜竟全部和他無緣，就連「九段」這一銜頭也備經延滯才獲贈與。正所謂衛青不敗，李廣無功，千載而下，還是不免令人扼腕長歎的！他一手發掘的獨傳弟子林海峰，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弱冠之年，先後奪取「名人」和「本因坊」兩大名銜，打開戰後年青棋士稱霸棋壇的新時代，那就比他幸

運多了。

棋，雖說是和平的智力較量，但就長年精思慎算，在一髮勝負之間安身立命的專業棋士來說，它對內心無休止的蹂躪壓迫恐怕比戰場上的硝煙彈雨更為嚴酷。為了獲得生命上的調劑與平衡，吳清源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嚮往靈境，從信仰尋求滋潤與寧靜，有數年甚至曾經因為宗教熱誠而捨棄圍棋，全心追求另外一個世界。對他來說，棋是「武」的勝負世界，宗教是「文」的和平世界。他雖以棋名，以棋尊，在宗教的追尋上則遭遇過痛苦和失敗，但對兩者無分軒輊，同樣是貫注着「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倘若說對一個人生目標誠執信守，一往無前是大和魂的體現，那麼他能夠文武雙修，在內心同時涵蓄戰爭與和平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境界，並且取得兩者的平衡，正好顯示他始終還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華人。

自然，棋盤有如世局，勝負得失只是過眼雲煙而已。甚至棋道本身或許都並不是永恆的，只是人類文明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罷了。我們知道，電腦已成為

Checker 強手和國際象棋好手，它的圍棋技術雖還幼稚，但運作類乎大腦的大規模並聯信息處理積集電路已然面世，在飛躍科技的推動下，電腦能力的極限是無從預測的。然而，無論科技如何發展，吳清源先生對生命最高境界的無限嚮往和永不止息的探索追求始終是人類精神最可貴的表現，是文化進步的動力，是永遠值得我們祇迴景仰的。

為表揚吳清源先生六十年來對圍棋的偉大貢獻，為表揚他在痛苦衝突中所表現出的崇高品格，在不同民族間所產生的融和力量，更為表揚他對生命究竟的虔誠追求，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吳清源先生。□

倫敦看野眼

*邁 克

之 一



最殷勤最孜孜不倦提醒我們光陰似箭的大概是舊流行歌曲。常掛嘴邊的還算前因早種罷，昔日歡喜一場，怨不得它時不時借個空隙幽幽訪故人。可惡的是那些從未留意過的雜曲靡音，竟也大搖大擺以里程碑自居，只要是曾在背景上襯過底的，都持有隨時回來探問的權利。不懷好意地，使人想起根本不認識的左鄰右舍，當時連招呼都沒打過，隔個十年八年，他儼然成為揭瘡疤的權威，事事在場的目擊証人。

舊地重遊沒流行歌曲陰險，起碼不那麼主動，立定主意既往不提，它也就無計可施，問題是自己心腸夠不夠硬。這次去倫敦不是一點都不覺察時間無奈的飛逝，但要不是想着去狄特畫廊看畫，或者不至於思潮泛濫，幾近崩堤。上了年紀的人提起甚麼都是十年廿年前的事，小輩聽着只覺驚濤拍岸，實際上當事人通常不會對變遷有太大的震盪——輪到自己也是動輒想當年才恍悟——卻有縈繞不去的詫異，不知怎麼指顧間許多尚未成型的亦已消散。

秋末冬初的倫敦一概是這種含糊的顏色，
縱使不是也給人類似的印象……

第一次遊倫敦整整是十年前。從巴黎搭火車去，走的時候也乘火車過歐陸，有一程在英法海峽渡輪上昏沉沉悶懣懣的，初次嘗到暈船的滋味。以我這種專門計較細節的性格不可能會不記得是那一程，但確是想不起來，大約非常辛苦，下意識拒絕把它收入檔案。甫抵步放下行李，三步併作兩步直奔狄特畫廊，急不及待一睹法蘭塞斯·培根的手迹。培根竟也有這麼大的吸引力，真不可思議，那種貪新鮮圖刺激的年齡簡直不講情理，儘管培根在那時也早就過了新秀甚至新貴的階段。因為一直只看過複印，加上之前在意大利博物館和教堂進進出出文藝復興時期，才饒得那樣。

這回誠心誠意為的一個馬堤斯。十年間要是只學會了放棄培根而親近馬堤斯，恐怕也算得上是一種進步罷？言下的自喜但願不會給人炫耀之感——中國人崇尚謙卑，傳統的枷鎖生了鏽，就算找到鎖匙也打不開。我也沒能力像戲曲裏幸運的主角們，不厭其煩把個中迂迴反覆覆的唱，非等到台上台下一致表示聽得爛熟不罷休。是真的不容易，馬堤斯的世界第一眼沒能進得去，那色調強烈的參照只會使人覺得不

近人情，越離越遠。居然也有回轉的一刻，得意忘形也是應該。

就如由地鐵站到狄特畫廊的一段路，說它這麼也不見得，尤其在倫敦這類城市，少吃一頓飯沒氣力由街頭行至街尾的，根本算不得甚麼。可是總給人遙不可及的感覺，畫廊的外貌印象模糊，這考驗馬力的一層倒記得牢。可能因為疑心第一個彎已經轉錯，再走下去也是枉然，十分鐘的路變得漫漫無際，遇見個稍為靠得住的人便忙不迭的問。

這次途中卻發現一座銅雕，所以還未到達已經覺得不枉此行。是舞者大衛·何爾的全身像，只覺他凌空飛馳，優越而肯定地由一個不知名地點躍向另一個不知名地點。立在街邊一幢貌不驚人的雙層房子旁邊，禁不住教人臆測雕像的模特兒是否就住在這裏。當然更浪漫的猜想是這是他微時曾經屈居的住所，然而看環境又不似。中上人家的住宅區，或者從前還要顯赫，不怎麼適合套入苦盡甘來故事的前半部。

有一天倒是慕名去看過祖·俄頓的故居。他原本書也沒唸過多少冊，十八歲時搬往倫敦，結識一名年紀比他略大的男子哈利章，兩人成為愛侶。在哈利章教導下，俄頓日有進益，後來憑《

應酬史朗先生》等幾齣戲一躍龍門，名列當紅編劇家榜首。可是好景不常，這時哈利章處處被俄頓聲名壓倒，不甘於生活在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徒弟的陰影底下，還加上私生活無法解決的死結——據說俄頓性喜拈花惹草——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一天，亂斧把俄頓斬死，然後自盡。這事以前有所風聞，細節本來不知，月前《俄頓日記》面世，一紙風行，幾乎每份雜誌報刊都轉載論述。也不是特意去趁熱鬧。是路過，權充嚮導的朋友忽然醒起俄頓和哈利章以前的住所就在左近，我也不介意多走兩步路看看。

那街道十分靜，整排房子一般的兩三層高，刷上奶色白色。秋末冬初的倫敦一概是這種含糊的顏色，縱使不是也給人類似的印象。因為明知十餘年前發生過血案，過份的寧閒反而有粉飾之嫌，雖然極可能人事幾番新，真的前塵不記。那住所在頂樓，臨街兩扇窗之間立了面小圓碑，站在路旁抬頭研看，自己覺得是「景仰」。霏霏微微下着雨，兩人都沒有打傘，看了沒一會就走了。



倫敦看野眼

之二

冷到一個程度，倒希望下雪，否則徒然凍一場，一無所獲。當然完全是南方人的土豹子心理，一輩子難得有機會成為點綴琉璃世界的人物，倫敦人縱使盼冰天雪地，總也不會在十一月尾就望穿秋水，除非是小孩，因為白花的飄雪與聖誕不可分割，而聖誕又與花團錦簇的禮物不可分割。六年前也是這個時候到過倫敦，臨走的一天早上憑窗一望，驚見對過的房子竟鋪着一層薄薄的初雪，喜得不敢相信。夢裏無聲無息下的，醒來卻仍未溶化。但是馬上便要離開，那幾個鐘頭不知多珍貴。奇怪倒沒有動過念頭更改機期，大概真的歸心似箭。

這次始終沒下雪，除了寒風一陣緊似一陣的三數天，也不算得冷。工作的緣故，由朝到晚坐在黑暗的房間，不見天日。也有在別處看電影的，但大多數影片安排在南岸的大本營國家電影院放映，幾乎每天都去。國家電影院設備頗為理想，甚至顧慮到觀眾過多，餐廳容不下趕時間的食客，特在橋底露天處搭了棚帳，安頓那狼吞虎嚥的好戲之人。然

而獨獨沒設衣帽間，脫下來的大衣只好捲成一團塞進座位底下。幸虧英國人並沒有隨地吐痰的惡習，大衣是粗厚的料子，散場掏出來揚一揚穿上，不至於潰不成軍。

雖然沒惡習，地鐵站的地上卻髒得驚人，好像從來沒有打掃過。有一天夜裏候車，看見一對男女依偎在一起，那女人不知道是醉酒還是病，連連把穢物吐到月台上，也沒有管理員干涉。想是熱戀中的情侶，男人毫不介意臂中人的醜態，待她氣息稍平，竟親吻起她來。俗語說愛情是盲目的，在這裏愛情似乎也嗅不到氣味。還好車的班次頻密，否則旁觀者可受不了。

老式的地鐵，車身圓滾滾的，是從前的人幻想未來世界的式樣，笨相是笨相，不過有一份天真可愛。起先老在滑鐵盧站下車，後來發覺從河堤站過橋走去國家電影院路程遠不了多少，改在河堤站下車，風景較佳。滑鐵盧站的月台不知道為甚麼築成弧形，列車每一節之間雖然有活動性的銜接，也沒辦法變得與月台邊緣吻合無間，遂出現一道深邃的空隙。為免乘客一失足成千古恨，逢有列車抵站，擴音器馬上播出忠告：「小心隙縫。小心隙縫

。」錄了音的，一把陰沉的男聲，慎重而平板地將每一個字母吐出來，徹頭徹尾屬於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世界。一個有幽默感的街頭賣藝人作了一首歌，一遍一遍重複這句金句，就在地鐵站出入口唱，路人再匆忙都露出會心微笑。

南岸國家電影附近尚有國家戲院、依莉莎白女皇廳、皇家節日廳等，儼然一座文化城。建築物都是灰色，巧妙地俟併在一起，倒像一上來就自覺聲勢不夠，忙忙互相撐腰。不熟路的可被天橋上的指示牌弄糊塗了，兜來兜去，也不知身在何方。無事頂多當散步，趕起時間來自是狼狽。有一處天橋底下聚集了不少露宿者，與衣冠楚楚出入文化場所的紳士淑女形成強烈的諷刺。宿在泰晤士河邊，夏季還說圖它涼爽，冬天入夜空蕩蕩的看着已經添了幾分冷，卻也不另覓暖處，使人疑心是項抗議的舉動，讓藝術欣賞者不得不面對社會另一層面的現實。

希活畫廊就在國家電影院旁邊，電影與電影之間的空檔做不了甚麼，過去看展覽非常適宜。只可惜展覽兩三個月才換一次——外國的畫廊都是如此——喜歡的話倒是不厭幾回看，然而其他

大概相機「卡擦」一聲，便恍如夢境裏的一個吻，過後疑假疑真，說不出的惆悵和惘然……

各處想看的還有這麼多，時間上不允許是一回事，整日價擱在一處，特別令人惋惜看不成那些，彷彿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過錯。

樓下展出羅丹的雕刻和素描，質和量皆可觀。雕像看照片看不出好，只覺黑的黑亮的亮，見了真跡才愛得巴不得抱回家去。有一件是三個一式一樣的男子，一隻手握拳直垂垂在身前，側着頭，粗而光滑的頸一點防備都沒有，盡情暴露在天底下，不問印在頸上的將會是愛人的尾指還是情敵鋒利的刃。應該放在時間荒原上，因為實在大氣磅礴，可以是剛剛完成的作品，也可以是數世紀前一件遺物，完全不受時間限制。另有一件題作《夢》，一個女人伏在地上小睡，天使輕輕飛下來吻她——她還以為是夢境

在巴黎曾經企圖尋訪羅丹博物館，去得不巧，那天沒開門，在圍牆外漫步張望一陣，也不覺得難過。當時還不懂得其中樂趣，只管看梵高和塞尚。三藩市有一尊他的《沉思者》，以往也沒有細看，只奇怪遊客一窩蜂聚在它腳底拍照片，簡直大驚小怪。今年夏末回去住了幾天，不知道在怎麼樣的一種心情之下，竟也拍了一張。太熟悉了，不懂得如何下手，左看右看都好像包納不

全。看見《夢》，忽然就想了起來。大概相機「卡擦」一聲，便恍如夢境裏的一個吻，過後疑假疑真，說不出的惆悵和惘然。□



——邁—克—寄—自—香—港——

××：

……寄一篇「倫敦看野眼」給你們。原本打算寫四段，結果只寫了二段，所以「戲肉」都還未寫到！另一篇「二度梅」，是應節文字。

大陸的新秀有了賈平凹，至少十年八年不必再發掘了。所以最近反而看一些舊人，最驚喜的發現是李渙，還有張岱。竟還找到一套線裝的《納蘭性德》。刻藏本《石頭記》終於出了映印本，不知你們那裏運到沒有。香港最近到處有人搬演《紅樓》，大概是「石年」！

明報月刊一月號重印張愛玲的「小艾」，你們看到沒有？我還特在《號外》「復出」寫了一篇短短的雜感。《號外》你們買得到，不另映印了。大開本映印也麻煩。……

祝：快樂

邁克

一月廿三日八七年

重 逢

* 胡興榮

1. 臺 北

雖說是闊別已多時，不過感覺上台北的風寒可是依舊。

除了新冒出來的一棟棟大樓及新開發的社區之外，這裏頭的街衢巷道倒還是舊相識，然則心境卻是大大不相同了，細思量，大概是「蓬萊此去已非舊裙履」的滋味。

台北人的生活步調是再匆忙不過了，可是自己怎麼從前都沒察覺呢？唯一可以解釋的是那時節生活的重心只有在宿舍與教室之間，再不然就是圍繞於朋友與同學間的圈子而已。

我將落地窗帘拉開，震耳欲聾的噪音馬上直衝進來，往下看那些汹涌的機車和擠滿了公車的「上班族」，逐漸體會到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在大城市討生活的人的命運都有相似或雷同之處，那就是每個人都必須為過日子而馬不停蹄的奔波。

又或許我們皆無法脫離生活本身的束縛，才不得不營營鑽鑽地跟孔方兄打交道，即使只是想過最卑微的生活也必須為基本的生存條件打拼。孔子嘗言：「苟名利可得，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苟不可得，則從吾所好。」故君不見在我們社會裏，只要有人

辭官歸故里，必有人漏夜趕科場，於是江湖路上便絡繹不絕，未曾閒過。只是我們這些經過文明洗禮的人呵，如何才能讓正義及道德的力量在胸壑中迴腸盪氣，恐怕是這一代知識份子內心掙扎的主題意識罷。

回首，竟不記來時路。

2. 日 月 潭

其實該覺得慶幸的，還能與這山水相遇。

車子繞着山路迴轉而上，這一路的湖光山色是再美不過了，時而讓人有「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明心見性，間中亦隱隱然有着「非山非水」般的朦朧，一時竟也難以分辨開來。

經過夜神的潤飾，晨霧重重的網下了整個原本清澈的湖面，遠處的景物自然是看不到了，可是眼前這山水的神態卻愈顯得淒美起來，湖面看似膠狀般的凝結，撲面而來的氣流卻異常冷冽，除了針葉林之外，當晨光乍現的刹那，便可看到層層的山巒綿延無盡，唯獨那光華島孤伶伶的在水中央，宛若秋水伊人。

傳說中這裏的山地族原是來自阿里山，說他們在很久以前有一回在行囊中帶了女人為彼等準備的竹筒飯便出外狩獵，途中見

有一隻白鹿，於是不捨的追趕了七天七夜，終於追至一處懸崖，眼見前無去路，囊中物遂近在咫尺，誰知這白鹿卻「撲通」跳入深潭裏，再也沒有踪影，族人至此乃疑是仙人化身為鹿指引此處適於居住，打這開始，便陸續有族人自阿里山遷涉於斯，世代逐水草而居。

又因潭水狀似太陽般的渾圓，另一邊則像月兒灣灣，故命名曰「日月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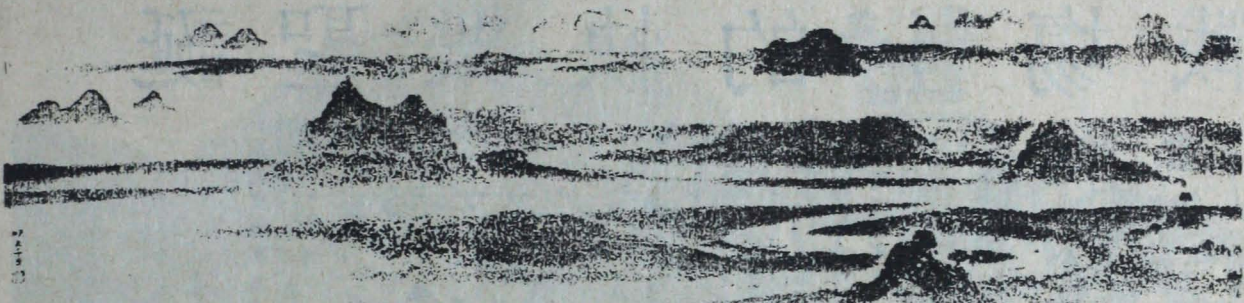
3. 春 秋 閣

這春秋閣多年前曾跟L到此一遊。

出道這些日子以來，鮮有太多的人跟事足以牽腸掛肚，不過對那些有過深刻印象的卻仍舊令人難以釋懷和無限遺憾，而今面對這雙塔、曲橋，頗有「桃花依舊笑春風，人面不知何處去」的感慨。

青春是不易忘懷的，因為在那些個日子裏有過無數的清純，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可以不必有太多的猜忌，即使有過錯誤的抉擇或些許的荒謬也可以無悔，不像現在身在市囂間卻難辨真偽，大部份的人皆在不同的場合戴上不同的面具，果真求得三五知己及紅顏相伴便應該心存感謝了。

……待左腳的足印剛落，右腳即於補上，這寥落悲塵世，支離笑此身，一直周而復始的循環……



劉鶚在「老殘遊記」中表白的最爲透徹：「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種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善哉斯言，今衆人皆恨歡笑之不可多得，惟其不可多得，故不惜一切以求之。

我們的周遭，有許多人活着卻不知何處才是真正的歸宿，同時有着更多被扭曲了的臉孔，雖是一個凡夫俗子亦不可免，如此尋開來，個人如是，民族的命脈亦復不如是乎？

一陣疲倦襲來，車行間於是沉沉睡去，醒來，隔着車窗看華燈初上及漸瀝中的高雄市。

4. 佛光山

領首，是接引大佛不寐的慈顏正拈手微笑地引領霧迷津渡的衆生，亦像似在濁濁混世中見證法輪的常轉。

山風將來，拾級而上，走過那些十方大信所捐鑄的行者之中，仰望蒼穹，彷彿許多塵思雜念便已經過一層淘洗，內心豁然開朗起來。

大雄寶殿建在山之巔，如鐘鼎之宏偉，踏入殿內但聞梵音裊裊，充塞着無限禪思，琉璃燈的光明世裏也蘊藏着無盡的佛意，

但是，佛祖啊，甚麼樣的境界才是達至涅槃呢？而人世這一遭是否也稱得上是一段「無常」因緣呢？

「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大概是我們平凡人所能夠做到的，如此亦於願足矣，然而世俗的衣食累人，我們都難免要在紅塵中翻滾，待左腳的足印剛落，右腳即於補上，這寥落悲塵世，支離笑此身，一直周而復始的循環，恐怕也可說是「紅塵一劫」了。

誰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我寧可相信証諸佛法，萬般皆隨緣而化。

5. 香 港

提筆寫此行的最後一章，同時用作紀念這東方之珠的最後一程。

從中正機場起飛至啓德機場，飛行時間大約是一小時廿分鐘，橫跨的只是太平洋的一小部份，無法踰越的卻是歷史在這段時空裏的鴻溝，雖然兩者皆屬同文同種的社會，卻擁有迥然不同的制度。

憑窗獨賞維多利亞港灣的光華夜景，雖似絕代佳人般難以窺其全貌，惟卻足以讓你對香港是英女皇頭上最明亮的一顆鑽石的

說法深信不疑。

白天從太平山上瞭望那些連綿的青山自九龍、新界一直向北延伸，宛如走在龍的脊椎上，而這一衣帶水的地勢卻默默見證了多少中國近代史的灰飛煙滅，自鴉片戰爭訂立南京條約以來，米字旗便在這塊土地的上空飄揚了一個世紀有餘，殖民意識的心態更是根深蒂固於這裏的炎黃子孫，因此才塑造出了一個特殊的殖民地社會。

而香港，靠着天時地利及天然的優良水域，成就其整個金融世界及航運業的樞紐，幾乎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可以買得到的舶來品都雲集於此，於是「香港人」乃無法抗拒物慾的誘惑，渾然樂而不疲，並且造就了這吐露於珠江口的彈丸小地，多少年來便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購物天堂」。

可是九七之後，會不會過去的甚麼都不是了？這問題尚有待歷史繼鴉片戰爭百年之後重新再作下一次的印証，否則我們皆不得而知。

當飛機自海中跨出，我底心情正是：「昔我來時，淫雨霏霏；今我去時，楊柳依依。」香港，再見！願你永遠保有如此艷麗的色彩。 □

影 話

影片終結的主題音樂，
聽上去像個遙遠冰冷的夢，
反覆的低訴着……

戰 場 上 的 快 樂 聖 誕



★寶兒吻坂本後，坂本驚厥欲絕。



★寶兒在坂本崩潰後被士兵拖走。

* 李天保

RTM 在二月廿二日於第一波道播映《戰場上的快樂聖誕》（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日本則是以 Furo — 「俘虜」為名），對一般電影發燒友來說，無異是個好消息，因為導演大島渚的作品向來沒有在國內放映過的；雖然說他的大部份電影裏有很多的暴露和性愛鏡頭，但在這片子是完全不曾出現過，連最引人注目的日本軍官暗戀着同性的英國俘虜，也都以含蓄不渲染的手法處理。

但如果誤以為本片是純粹賣弄的同性戀影片，可就大錯特錯了，大島渚的視覺範圍並沒有那麼狹窄。片中有兩位非常重要的旁觀者——日軍原軍曹和英國俘虜羅倫士，他們的關係奇特，介於敵友之間；在人們的眼裏，原軍曹時常恣意的鞭打羅倫士，把他當成一個俘虜，但在眾人熟睡時，他們就暗地裏交談，簡直像是老朋友一般。他們的交談不知不覺中把兩國的民族性表露無遺：日本士兵認為他們的軀體早已

獻予天皇，死亡是值得的；而英國士兵就不放棄任何一個逃亡的機會，寧願忍辱偷生，等待時機。

故事背景是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爪哇島，被俘虜的六百多名英國士兵在熱帶椰林的俘虜營裏，與日本人發生各種事物上的矛盾與衝突。其中穿插了一段晦澀又詭異的同性戀，比如有個劍道武士因妒火中燒，刺殺情敵不遂而切腹，直如普通人的爭風吃醋、橫刀奪愛一般。搖滾樂歌手大衛寶兒飾演英國戰士杰克，而日本軍官是由坂本龍一飾演，他們的造型都很特出，尤其坂本龍一臉部輪廓的化妝，極端的妖艷冷艷，眼角斜斜地飛向額邊，冷森魅麗之氣咄咄逼人，非常具震撼力。

對於講求娛樂效果的觀眾來說，本片的悶場可說不少，但其中也有精彩絕倫的「戲肉」：當坂本龍一要用武士刀宰掉英國俘虜的長官時，大衛寶兒不顧一切的走出來，擁着他就親吻着兩邊的面頰；坂本龍一從來沒有與他

距離這麼接近，總也不像是真的，倒像個夢，有一點的喜悅，也帶着驚恐——想不到這個秘密竟讓他知道了。而迅速之間——身為軍官的自尊和莊重又回來，羞愧的想舉起武士刀劈下時，不知為甚麼，竟昏倒了過去。大衛寶兒利用坂本龍一的弱點，使用了「怪異」的方式搭救了英國長官，但也被另一日本上級的軍官進行殘酷的活埋死刑。當生命一點一點的遠去，坂本龍一於黑暗之中，默默地剪下大衛寶兒的一縷頭髮，代表着最後無限的眷戀，過後行禮致敬，亦意味着對他的氣概有惺惺相惜之感。這段微妙含蓄的感情，稍嫌粗心的人倒不易領會到的。

影片終結放字幕時，有一段主題音樂，是坂本龍一所作的。聽上去像個遙遠冰冷的夢，反覆的低訴着，是空靈而哀愁的歲月拍板，一遍又一遍；故事完了，又從頭再回來，迷茫且清晰的召喚，有規律性變化的美麗，使人莫名其妙地感動起來。 □



我們死去，
將會變成一對美麗的魂魄。

夢中人

* 李天保

《夢中人》是我所看過的電影裏最具有詭異陰森氣氛的愛情故事。前世的感情糾纏，生離死別，一一的被轉移時空，讓已輪迴為人的魂魄繼續活在迷離的夢魘，那種事物似是與己有關，但無論如何也弄不清楚，究竟是前世的記憶，或是夢中的自己，又還是前世夢千年迢遙的尋回肉身？電影海報上的林青霞，極像一隻死去多年的女鬼，還那麼的不甘心，一手執着雕花銅鏡，而眼睛卻淒迷含怨的投向另一方，想必是在窺看着別人，——隔了幾世幾生也惦記的人，化為美麗飄渺的魂魄，始終忘不了他。

最玄妙的是，兩個人因為夢裏的前世孽緣，而心生感應，可以迅速的結識，並且互相達到深愛對方的地步，另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到夢裏不可解的謎。其中，秦朝兵馬俑成為了故事重要的線索。影片開始，湖水陰藍藍的混沌一片，看不出甚麼，直至一座貌似周潤發（宋羽）的兵馬俑竟緩緩地升到水面，像復活一般，而正在音樂會指揮演奏的他卻着了魔似的，然後昏倒過去。以後宋羽就時常遇見一位身穿

古代衣裳的女子在召喚着他，跳着一種怪異莫名的舞蹈，哼着遠久失傳的歌調，點點幽冥而親切的空氣包圍了他，這女人似乎是他曾深愛的，但又說不出所以然。而林青霞（張悅香）在夢裏與一個陌生的秦朝男子交歡，並頻頻在鏡裏瞥見那男子被勒死的慘狀。觀眾們亦開始發覺一場墮入前世亂夢的預兆掀起了。

經過問米婆道出因由，證實兩人正是秦朝亡魂所轉世的，但真正的關鍵卻無法追查。問米婆有一段「南音」，含意相當的可怕，淒厲地點綴着兩人的未來命運。但實際上結局倒是意料之外，編劇就只在這裏犯了些錯誤，因為可能想標新立異，擺脫宋羽、悅香的前世宿命，不讓他們像二千年前的悲慘的死去，而使宋羽的女友華麗為了挽回被奪走的愛而甘於自毀，然後兩人各自內疚惘然的分手，白白浪費了他們淒艷悲哀的前世，令人可惜。

夢裏的宋羽因為曾為秦皇築造陵墓，而被處死滅口。行刑前夕，就是夢裏的一切，最後的歌舞娛君，席榻上的歡好，臨行的酒宴，充滿着恍惚的快樂和有種確

定不可更變的哀愁。對着被勒死的夫君，悅香倒不激動，她掃了翠竹簷下的落葉，從容的洗澡梳妝，穿上美麗的新羅襦，替屍體洗淨身子，像是一種習慣，她與六國工匠把宋羽送到山上去，他的屍體用匕首斬碎，混合泥石燃成兵馬俑。悅香冷靜地解開衣領，露出瑩雪的頸子 and 一塊白玉，舉起匕首往上用力抹，然後伏在兵馬俑的身上，血滲進了白玉，發出詭異淒厲的光澤。這段令人心悸又唯美的前世故事，事實上大可獨立成章，加上枝葉，便是部有看頭的電影。

我一直認為插入現代的情節，使人看得索然無味，不僅對白寫得離現實太遠，連林青霞也顯得份外的憔悴。但夢中的對白是可以放任的「文藝腔」，聽上去，倒不會覺得刺耳，記得最動人的一句是：「我們死去，將會變成一對美麗的魂魄。」兩次的出現都迥然不同，一次在夢裏的纏綿，一次在結局時大雨隔着車裏的玻璃窗，離別後的惆悵，但仍希望以後死亡，靈魂還可以相聚，可是這已經無可奈何了——也只好唯有這樣的盼望着。 □

*《黛絲姑娘》



例 牌 和 特 餐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四月份的節目，一共放映三部電影，其中的《獨眼傑克》比起其他的《漫長復活節》和《黛絲姑娘》，雖然素質略差，可是站在它是一部處女作，我們應該愛護新導演的份上，就姑且放它一馬吧——況且，它是美國男星馬龍白蘭度至今唯一導過的一部片子，而且拍來還頗為中規中矩呢。

1.《漫長復活節》(The Long Good Friday, 1980, 英國, 一百零五分鐘, 彩色)

這部背景設在英國倫敦的警匪片，不但動作連場，緊張刺激，十分娛人；另一方面，在藝術層次上的表現，也極風格化，有不少佳妙的地方，往往令人懷想起某些精采的美國警匪片。

男星鮑伯荷斯金 (Bob Moskins) 在片中飾演一名勇敢堅毅的歹徒首領，如何在黨裏連串神秘的爆炸和兇殺事件壓力底下，繼續推籌運轉，更有出奇特出的演出。

放映時間地點：四月五日晚上八時正於英國文化協會。

2.《獨眼傑克》(One-Eyed Jacks, 1961, 美國, 一百四十一分鐘, 彩色)

馬龍白蘭度向來以憤怒的形象聞著於世，本片的「氣質」亦與他的形象甚為相近。這部西部片，主要敘述一位罪犯（由馬龍

白蘭度自演）追殺另一名出賣他的老朋友。

因為本片的氣質過於馬龍白蘭度，有人譏評本片為他個人一次放縱的「自我耽迷」。

放映時間地點：四月十四日晚上八時正於英國文化協會；四月十四日晚上八時正於英國文化協會；四月十七日晚上八時正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講堂。

3.《黛絲姑娘》(Tess, 1979, 法國/英國, 一百七十分鐘, 彩色)

這部根據湯姆士哈代原著小說改編的電影，雖然落在「邪惡小頑童」羅曼波蘭斯基的手裏，結果拍了出來竟然氣質「清雅」無比，怪不得特為波蘭斯基怪異氣息前往捧場的擁躉大表失望。

至於哈代擁躉，除了認為片中的非英國演員拼命設法談吐夠「土」，實在「刺痛」入耳之外，恐怕不會覺得導演對原著的演繹功力有違使命吧。

片中有歷來最美的娜姐夏金絲基，有時清麗處，甚至叫人錯覺是精裝版的英格麗褒曼再世。

放映時間地點：四月廿一日晚上八時正於馬來亞大學的實驗劇場。

放過了上述三片，緊接着在四月廿三日至廿八日，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馬來亞大學，和法

國大使館將聯合主辦一個「法國經典片電影節」。

推出的影片，將順序排出如下六片：

《白日訪客》(Les Visiteurs Du Soir)、《奧菲》(Orphee)、《遊戲的規則》(La Regle Du Jeux)、《此刻的自由》(A Nous La Liberté)、《破曉》(Le Jour se Leve), 以及《跛行魔鬼》(Le Diable Boiteux)。

碍於篇幅，這六部法國電影無法一一介紹，我只能說，全部是名副其實的經典，你或者看過之後會不喜歡，但是你卻完全無法否定它們各別在電影史上所佔有的地位。

六部片子都會每晚八點正於馬來亞大學的實驗劇場上映，你即使不是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的會員，也照樣可以前來享用這六頓電影大餐，因為它們是免費招待大眾的。

此外，不愛觀賞黑白片和老片的朋友也該前來捧場，請給自己一些機會去瞭解黑白運用和老並不等於廢物的精髓，這六部片子一定能夠告訴你：彩色片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可是它絕對不能代表了所有；同樣的，新片固然有不少日新月異的技巧，可是它也絕對並非逢片皆可取代老片的！ □

* 公 羽 介

蕉風文叢

寄泊站

韋暈短篇小說集

韋暈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出版

寄泊站

韋暈短篇小說集

韋暈，原名區文莊，祖籍山東，一九一三年生於香港，一九三七年南來後，以「上官豸」筆名發表作品。他的生活經驗十分豐富，從中汲取素材寫成小說，無不可觀。

本書是韋暈多年創作的結集，內收十篇短篇小說，對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描寫，非常獨到。

蕉風文叢 ● 定價四元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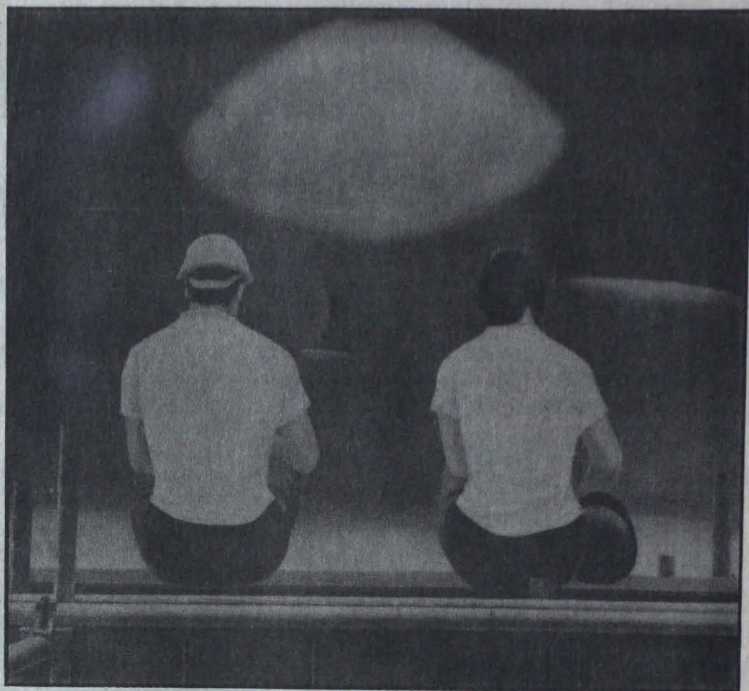
寄泊站
韋暈短篇小說集

等

*阿細

彷彿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在
甚麼地方，靜靜地等，同時設法使自
己的心，靜靜地碎去。

范滄桑 天高地遠 油畫



車還沒停，遠遠地，她已經看見站在門外花樹下的人。第一眼不大在意，是一個長相不壞的年輕人。她徑自下了車，啓門，忽聞人聲自背後響起。

「請問……」

她轉過頭來，同時打量眼前人。沒錯，是花樹下的年輕男孩，看衣著神情，在在不像壞人一當然，壞人頭上也不需鑿字，難講——她尋思一會，實在記不起有這個年齡範圍的朋友，臉上不自覺露出戒意。

年輕人也自覺來得唐突，然而實在等得焦急，又上前一步。她不自覺退後一步，一面盤算更安全的措施，一面力持鎮定；卻見年輕人指着郵箱旁的小鐵板，一劈問道：「這裏，這裏，這以前不是姓喬的，怎麼……換了？」

呵，是尋人來着，心情一鬆，臉上也略見笑意，而這濃眉大眼有點口吃的年輕人也不令人討厭，她微笑，解釋，「是這樣的……姓喬的舊主人三個星期前已經搬了。」

年輕人望着她，臉上暗下來，又看了看小鐵板，一臉恍惚，

彷彿已經聽到她的解釋，又彷彿沒聽進去。

物是人非？她暗忖，看出了人家的失望，一面是好奇，一面想着或許可幫個忙，不覺又露了風聲：「甚麼事情找他們呢……這姓喬的，我認識。」

一線生機，年輕人似要表明身份，「嗯……」，剛開了頭，又說不下去了。

她站着，好奇，等着聽對方的表白。

「嗯……我是來想見一個人。」沉吟了半響，他說。

一個人？

「嗯……一個，長髮女孩，」他很困難地解釋，忙中半瞥了她一眼，見她興緻勃勃，又說下去，「……每天這個時分，總是在那個，那個陽台上。」他終於一口氣說完，猶自望着陽台。

陽台上的少女。她漸漸聽出來了。

她微笑反問，「是不是那個頭髮長長的，整天穿白色衣裳的女孩，」他點頭，「長得很秀氣的，」他一徑點頭，「很年輕的，」他儘會點頭「……，嗯，還

長得很美的，那個？」——年輕男孩噓了一口氣，「就是她。」

那麼真是他了。原來真是爲她而來，她笑了一笑，已經知道整個故事了，心裏卻不禁輕嘆起來。原來，原來真有這麼一回事。

「妳也知道她？」年輕人緊緊望着她，追問。多麼明亮的眼。怪不得。

輪到她點頭。

「她……她今天怎麼沒有在陽台上？」年輕人萬分焦急，又問。

她搖頭，望向陽台，風輕吹着，花影晃動，白色窗紗旁是少了一個人。

她打開門，反正得空，聽聽故事也好。「不介意……要不要進去裏頭談？」

「不打擾？」顯然他更要知道的是陽台上的人的去向。

「當然不。」

屋裏比外頭暗，彷彿日頭只照到大門便上步了，小客廳另成格局，空中微帶涼意，一朵雛菊在几上低了頭看着自己的影，彷彿在想着甚麼，彷彿甚麼也沒想。

她沏了一壺茶。

彷彿在花樹下，總有一個人影，靜靜晃動。

她微笑。

這麼多年，仍是未曾忘記。

多麼傻——只是爲了不讓對方知道。

年輕人看看四周，一切整齊有緒，然而陽台上的人卻不在近旁。

「她不在這裏。」

年輕人望向她。沉默不言。

「可是，可是……三個多星期前，我還見過她。」想了一會他說。

「她是搬離不久。」她承認。兩人都靜了一會。

「那麼，那麼我是再也看不到她了。」

一陣風輕輕吹來，窗紗輕揚，許是陽台上的門沒關好。

她沒有說話。暗自忖思該如何回答。

其實也不需回答。

年輕男孩自己把話說下去，「……一年前，有一天，我經過這裏，那天，天氣好，我路過，也不是存心，卻看見她站在陽台上……」他停下來，聲音緩慢低述，「……很美……」一停再停，是回憶帶來的快樂。

是故事的另一版本，她微笑。

「……往後我，我總是走這條路，這個時分，她總是在陽台上。」

呵，她總在陽台上，她又微笑。

「……有時下雨天……下雨，嗯，下雨，我就看不見她了。」

陽台上的人可知道人家原來是有點口吃的，她又微笑了，彷彿除了微笑，也不知該做甚麼好。

「……那天看不見她，」他遲疑了一下，「……那天就好像有一件事情還沒……還沒做……」

男孩彷彿在傾訴他想說很久的話。

「……每天，總是想着，想着到這個時分……就可以看見她……」聲音一再遲疑，欲言又止，欲止又言，「……沒看見她，便，便，便想她……」千迴百轉的心聲，卻不是在意中人面前傾吐，到底有一份欠缺。男孩停住，沒往下說了，人怔忡，望着茶几上的小黃菊，也不知想甚麼。

她低了頭，一時間，也不知該輕嘆，還是該微笑。

許久許久。

「你何不試試停下同她打一聲招呼？」她忽然問。

做夢的年輕人顯然嚇了一跳。

「不行……不……那樣會嚇

走她。她、她，知道了……我就看不見她了。」

「你不讓她知道，你可沒辦法認識她呀。」她接下去問。

年輕人沒出聲。

他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我沒想過要讓她知道。」好一會，「……我只是想看見她。」他輕輕的說。

她一怔。

巧合。

她輕輕噓了一口氣，真是一般心思，她又想。

「三個星期前……」他苦笑，「……發生了意外，躺了好久……」很無奈的攤開手。

意外。

她看着杯裏的茶。

浮的總是自浮，沉的也只管自沉，之間卻是毫無牽連。世間事，很少這般情理分明，浮的不知浮去那裏，沉的不知沉到幾時。

「再過兩天，」年輕人的聲音低了下去，「……我就會離開這裏，或許，或許，許多年後才會回來。」他又說，「……或許也不會回來了。」最後他說，「……我只是想見她一面。」

只是爲了見她一面。

她想了一想，據實以告，把陽台上的人——她表妹——的去向告訴他。他半響不語。

也實在不知要說甚麼吧，她去的地方和他要去的地方並不相同，中間甚至還隔了一座大海，越發是不可能見面了，她知道，他也知道。

結果兩人都沉默下來。

年輕男孩靜坐了一會。沒有出聲。沒有再追問。然後他站起來，謝謝她的香茗。

她送他至門邊，剛折回，又有人背後呼喚。

「有一句話……」他站在門外，陽光落在他肩上，他高聲說，「有一句話……」，他說「……妳如果見到她，傳達一聲，一聲，就說，」他想了一想，「就說……」，陽光瀉在他臉上，多麼明亮的眼，他忽然一笑，也不口吃了，「……就說我喜歡她。」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外頭的陽光很亮麗。

年輕男孩說完轉過頭，真正離開了。離去前只在長樹下站了

一會。

她仍站在門前。

或許許多年以後，偶爾，他會記起陽台上有一位他喜歡的少女……甚至經過時日更迭，那人的形象不會改變，永不改變；然而他不知道，整個故事並不單單是一方面的巧合。

三個星期前，她才剛來，因一時找不到適合居所，暫寄居在姨媽家。

那天姨媽挽着她的手，站在門前，她四下打量，這裏倒是舒適精緻，一眼已瞥見陽台上一位少女，也正望着她們。少女一身白衣，一臉微笑，更有好一頭烏溜溜光亮的黑長秀髮，陽台上一站，不落俗，已自有出塵之意。

「那可不是妳表妹，就是喜歡上去陽台。」她姨媽含笑道。

那時她還讚道，「姨媽會生……真是美人兒。」

果真。

表姐妹倆年紀雖不完全相近，話題卻是沒完沒了。姨媽也樂得有人和女兒作伴。沒過多少時日，表妹從不對姨媽說的，卻已和盤托出向她透露了。

總是那位時常經過的年輕男孩。

她聽了一笑。

「會不會是小偷呢？」

「那裏，」表妹急急分辯，「人家很正派。」

據說事情的開始是一年前，一年前？她又笑了——那天她洗了髮，想着風和日麗，到陽台上吹一吹，那麼巧，他迎面走來。

「這麼簡單？」她笑問。

第二天，又是那個時分，不知怎的，表妹沒事好做，想着陽台上涼快，想着想着也就到了陽台，他又經過，多麼巧。

此後一個等另一個，幾乎是約定了，除了下雨天，他永遠那麼準時，表妹也一樣。相看兩不厭，她微笑，小女孩的故事。

「妳大可設法使他注意啊，」她笑吟吟獻上寶計，「……嗯，拋一顆石子下去，他一定會停下來，呵不好，等一下拋到人家頭上去了；拋一塊手帕下去吧，呵也不好，等一下人家不捨得自己跑下去拾，多麻煩……」

越說越不當是真的。

「……就知道妳不相信。」
表妹低下頭去，想着甚麼。

她相信。她相信少女情懷，
如相信天晴天陰一般。

「妳何不試試同他打一聲招呼。」她忽然提議。

「那不行。」她搖頭。「那樣會嚇走他，他知道的話，以後就再也見不着他了。」

「妳不讓他知道，妳可沒辦法認識他呀。」

「我沒想過要讓他知道……」她望出陽台，「我只是想看見他。」她輕輕地說。

她也無話可說。表妹仍是站在陽台上，可是人家已經不再路過了。

夢終歸會醒的，她想，表妹年輕，美麗的人自有他們的造化，也沒太在意。

不久，已獲得入學通知，姨媽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只好跟了去，也不知一去多久。表妹臨走前出奇沉默，姨媽只當是一般離愁別緒，也不在意，她心裏明白，也沒說出來。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年輕有的是時間，時間可以治療一切創傷。年輕的時候，每個人許都有一些創傷，她想，然後隔天醒來，又是美好的一天。

離去前夜兩人在陽台上，話都說完了，一時都沉默起來。

滿天是亮晶晶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可及的誰會珍惜。人都好高，越高越寒越好。

好一會，表妹低聲問她，「假如妳能遇上一個妳一看就喜歡的人，是不是一種緣份？」

她望向長長星空。也不知星空的盡頭是在那裏。

好一會，「是，是緣份。」她說。

表妹又問，「假如有緣，是不是隔了千里，也會遇上？」她的聲音裏彷彿有些甚麼。

夜涼了。

「……那倒不一定。」她想了一下才答。

表妹輕嘆了一聲。

良久，「……有沒有一個人，妳會永遠不忘記的？」她又問。她想了許久許久。

最後也沒有回答。

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相信……

…許多年前，她也曾在花樹下，靜靜地等，等了又等，只是爲了見一個她喜歡的人。

許多年前。

彷彿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在甚麼地方，靜靜地等，同時設法使自己的心，靜靜地碎去。

總有些人，在等另一些人。幸福的另一些。

她拿起桌上的茶杯，走向廚房。臨行前向門外的花樹投下一眼。

彷彿在花樹下，總有一個人影，靜靜晃動。

她微笑。

這麼多年，仍是未曾忘記。

多麼傻——只是爲了不讓對方知道。 □

也流畫



洪泉極短篇

• 洪泉，麻坡人。除了寫小說，對繪畫和陶藝也深感興趣。

隨手把門關上，回頭看到一個穿着血衣的男人站在他面前，他的手中握着一把血刀，是豐滿女人的男人，這時候，吳桂岸即忙打開門……

8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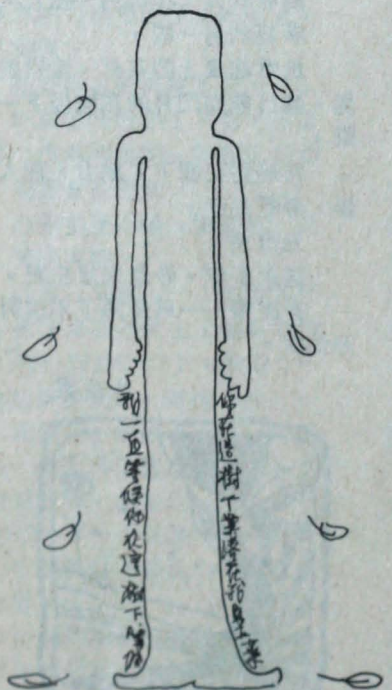
吳桂岸每天下樓，他在樓梯的拐彎處經過那門口，就在較高的梯級上站一陣子，對着那門口上圓圓照妖鏡照照，看看自己今天的氣色，才繼續下樓。

吳桂岸今天下樓時，臉上帶着得意的微笑，眉間卻有幾分緊張的神色，他探視拐彎那邊梯口的動靜，一個人影也沒有，回頭看看他下來的梯級，靜幽幽地一點聲音也沒有。吳桂岸伸伸脖子，對那門上的照妖鏡瞧，看到自己得意又神秘的神色，他把自己的臉裝滿盛情的笑容。

吳桂岸對着照妖鏡，神秘和得意的笑意越來越濃；他在鏡中看到這口大門開了，一個穿睡袍豐滿的女人送一個男人出門，然後他進了那門。看到自己進入照妖鏡的大門，吳桂岸禁不住笑了

兩聲，當他步下一級梯的時候，他瞥見自己又在鏡中出現，猛然間，他的臉色蒼白，他看到自己把一個喝醉的男人推下高樓，那男人就是門口女人的男人，這是今天凌晨發生的事。

吳桂岸神色慌張，奔下樓梯，靠在門口上，抬頭看那門上的照妖鏡，他按了三下門鈴，門開了，穿睡衣豐滿的女人不在門口，門內沒人，他再抬頭張望一下門上的照妖鏡，一腳就踏入門口，隨手把門關上，回頭看到一個穿着血衣的男人站在他面前，他的手中握着一把血刀，是豐滿女人的男人，這時候，吳桂岸即忙打開門，這時候，那跛腿的男人的刀子插入吳桂岸的肚子，吳桂岸奪門而出，滾倒在梯口，那穿血衣的男人也從樓上滾入樓梯口的明亮處。



洪泉畫

多少錢？

照本錢賣，十四塊。

少一點。

已經是本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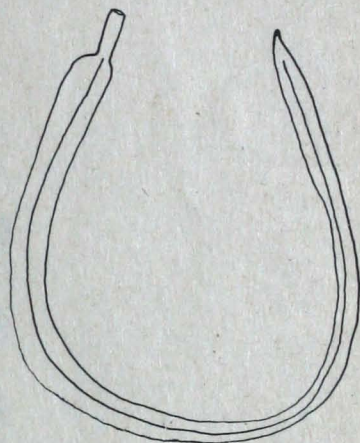
那雙腳移動了，易和想開口，

那個人走開了，他回頭看兒子……

兒子還沒吃晚餐，易和伸手入褲袋，

只有兩個銀角，他把手縮回，避開

兒子的眼光。



洪泉畫

8619

夜市場的人很多，就是沒有人停在易和的刀器小攤口看貨色。易和張着眼瞼看每個經過的人，沒有一雙腳停在小攤口，他看自己攤子上的刀器，由小刀到巴冷刀，閃爍的，灰亮的，蒙油的，黑色厚背的，長的，短的，在隔攤子橙黃色圓燈下，看起來都生鏽了。

易和茫然看路過的人，有停下的腳步，那也只是停下腳步，沒有彎下腰看刀的姿態，然後就走了，他回頭看看攤子那角落爲他看刀的兒子，瘦小的身體在昏黃的燈光下明暗，他也在看每個走過的人，兒子單薄的套衫和短褲在夜寒的露水中昏黃，易和伸手摸摸刀，冰冷觸上手臂，還有一層露水，他看看兒子，他呆望眼前的刀。

隔攤中年人走過來，他的頭搖了又搖，他說：這種生意怎麼可以做，今晚還做不到十塊錢，你怎樣了。易和搖頭。有一雙腳停在攤口，彎下腰檢視一把巴冷刀，易和靠過去。

多少錢？

照本錢賣，十四塊。

少一點。

已經是本錢了。

那雙腳移動了，易和想開口，那個人走開了，他回頭看兒子，兒子的眼裏正閃着希望的光芒看他。兒子還沒吃晚餐，易和伸手入褲袋，只有兩個銀角，他把手縮回，避開兒子的眼光。

你今天擺了三個地方，生意好嗎？

易和對隔攤的中年人搖頭，他真希望那雙腳又會停在攤子前，今天一整天，一支小刀也沒賣

出。

那一雙檢視巴冷刀的腳停下來。

八塊錢我就買一支。

本錢要十四塊，頭家。

九塊錢我就買。

易和轉頭看兒子，兒子的眼光在燈下亮着。

好吧！

易和包了巴冷刀，他感到刀非常冰冷。顫抖的手接過九塊錢，再向兒子招手。兒子從他手中接去一塊錢，向人群中走去。

易和看那些經過的腳步，他感到飢餓和寒冷，他發抖，想到那巴冷刀的冰寒，他雙臂抱在胸前畏縮起腰背，他看着每一雙走過的腳，希望再有一雙停下來，這時有一雙瘦小的腳停在他身旁，他回頭看到兒子把一支熱騰騰的玉蜀黍送到面前。

8620

老人在醫院躺了三個月，他吵着要回家，他兒子聽從醫生的勸告；老人家要吃甚麼儘量合他的要求，順他的心意，老人在世的時日也不會久。

老人出院的時候，對醫生和護士怒目而視。老人一入家門，爆發了他的性子，當他看到家中的擺設已不是他以前自己意願佈置的樣子，衰弱的老人勃然大怒，兒子們即忙把他送入後房，那是特地爲他佈置的古舊房間。

老人呆坐在房裏，開始幾天，兒子還來相陪，過後，孩子們不再常來，老人呆望牆壁，空白的牆壁甚麼也沒有，偶爾有一兩隻深灰色的壁虎爬行，老人很專注看它們吞噬小生命。空白的牆壁，老人想要它有東西存在。

晚上，老人發狂地呼叫他的兒子，兒子和媳婦都衝進這古舊的房間，老人指着灰白的牆壁叫喊，兒子和媳婦經過一翻勸服之後，老人才平靜下來，喃喃自語說他的牆上要一個時鐘，立刻，一個兒子找來一個時鐘掛在灰白的牆上。

老人一天兩天看那不斷轉移方向的指針，那掛在牆上的時鐘秒針，一刻不停地旋轉，逐漸地，老人對着那不停旋轉的秒針打瞌睡，每當他注視那不是一秒跳一下的秒針飛也似地旋轉時，他像被催眠，昏昏沉沉蓋上眼皮，常常，他都在瞌睡中驚醒，他不敢看那時鐘，但壁虎在時鐘背後發出撲嗞的聲音吸引他看那旋飛的秒針。

老人又在一個晚上呼叫他的

兒子，他舉着衰弱的手指壁上的時鐘，要兒子換掉，兒子找來一個一秒跳一下的秒針時鐘，老人每天看那秒針跳一下又一下的時鐘，逐漸地，他感到視覺迷糊，那跳動的影子寂靜無聲，壁虎似乎也沒有活動，老人感到寂靜的恐懼。

老人在一個兒子來探訪的晚上告訴兒子，他衰弱的聲音要兒子把掛鐘拿去，老人要他年青時用的那個上發條的老時鐘。兒子把笨重的老時鐘掛上牆壁，又上了發條，老人微笑，他看到圓圓的鐘擺晃動，傾聽滴嗒滴嗒的聲音，久遠又熟悉。老人整天沉醉在微笑中，古舊的時間擺動和滴嗒。在一天晚上，時鐘停止擺動和滴嗒，老人倒在地上寂靜無聲。

□

絕響

*
凌
如
浪

曾幾何時，算盤的聲音已沒落，算
盤不再響了，報載說華族領導國家經濟
潮流的地位開始動搖，他族新穎的經商
方法已迎頭趕上……

王蘭 雜貨店 版畫



幾乎所有的光澤都斂蔽了，幾串珠子，不知在那一年掉落，散開，失去聯絡。啞啞的，這算盤；老老的，這算盤；就那麼塵頭灰臉的背靠硬板牆，一輩子地駐守一角。爸爸是一輩子駐守故鄉一角的人，每次從異地歸來，我看見爸爸，看見這算盤，看見很小很小的自己，有時我會笑，有時我會深深吁一口氣。

滴答滴答滴答……，沒有厚繭的手，年輕的爸爸做生意，我開始伏在桌上學習握筆寫自己的姓名。爸爸的手撥動算盤上的珠子，滴答滴答，清脆悅耳的聲音，落在我心坎。爸爸、媽媽與婆婆都叫我「貴榮」，那是一個很好聽的名字，他們的呼喚，我都回應；然而，我以後上學的名字改叫「亞榮」，不叫「貴榮」了，那是多麼陌生的名字呀！那是多麼陌生的自己呀！爸爸解釋說是因為報生紙馬來文名寫到 Ah Weng，所以叫「亞榮」了！我不高興，聽不明白，用手亂撥算盤上的珠子，爸爸阻止我，他說：「用手亂撥算盤的人會有很多心事，心會亂會煩的。」是嗎？那麼我要重新認識自己，是不

• 凌如浪，目前在《南洋商報》當編輯。

是心事的開始呢？我不知甚麼叫心事；很快的，我上學了，很快的，習慣同學叫我亞榮。

滴答滴答滴答……，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我背着口訣，爸爸教的；用生硬的手指把珠子撥上又拉下。爸爸的手粗糙，膚色黝黑，容光憔悴。爸爸已沒生意可做，他做礦工。我已經是小學六年級了。疼我偏愛我的婆婆離開人間，奔喪回來，我得補考學校的珠算科。多年不見天日的算盤，又出現在爸爸的眼前，這樣滴滴答答的又掩蓋了多少他在人後的嘆息？我只知道我是快樂的，我終於有機會學打算盤了。三年級時，我看見學哥學姐人人手裏拿着一個算盤，埋頭精打細算，小老板與小老板娘似的手指動個不停；算完了，又搖一搖算盤，重新再來，多麼好玩的一種遊戲！我一定要學會玩！

滴答滴答滴答……，五去五進一，六上一去五進一，七上二去五進一……，背熟了加法的口訣，決定上戰場。我一個人胆怯，怕見嚴肅的郭老師，拉了二

妹妹陪我去老師宿舍找他。那是個星期天，宿舍奇靜，只有郭師母在，郭老師出去街上找朋友。我有點不高興，老師竟然也失約？郭師母告訴我們他的去處，我叫二妹妹去找他，我一個人拿着算盤靜靜地等。然後我看見一個印度人，手裏拿着一個小鐵籠，鐵籠裏有一只跳上跳下、羽毛非常光艷的小鳥。印度人口裏叫「卜卦、卜卦」的，郭師母從房裏跑出來，她要算命。奇怪，多麼奇怪呵，那只美麗的鳥乖乖馴馴地銜了一張摺疊過的紙，斯文淡定的交給印度人。我看見印度人開口解釋紙裏寫着的字，郭師母不斷的點頭。我想，郭師母有心事嗎？有不如意的事嗎？平時我愛纏着媽媽，聽她和鄰居的婦女談天，她們談到不如意的事時，總搖頭說這是命這是命，註定的。唉！心事多教人煩，坎坷的生活也是註定的？我不懂，但那一刻我真的想，如果我有錢多好，我也會教一只小鳥，銜來一個訊息，告訴我以後長大時我會變成甚麼樣子？我會不會變有錢佬呢？會打算盤的人，是不是都有當大老板的命呢？我有錢，爸爸媽媽

就不用這麼愁苦了……。

滴答滴答滴答……，八去二進一，九去一進一，七上二去五進一，三下五去二……，考珠算，滿教室都是撥動大珠小珠的聲響，此起彼落。我有信心，我的珠算特別好，算盤打得答答響，除了第一次補考拿七十分，多次的月考滿分，一百一百一百一百，拿到我偷笑，偷笑一個我不喜歡又很驕傲又功課比我好的同學，竟然敗在珠算，拿了兩個大鵝蛋！而郭老師，站在掛着大鐵算盤的黑板旁，目光炯炯巡視我們。我一直記得有次因為上課時跟鄰座的同學談了一句話，被他捉了出去站在衆人面前雙手拉耳朵的尷尬，所以當我寫「我最敬愛的老師」時，我沒有想到要寫他。實際上，他真不是我最敬愛的老師，但我喜歡他教會我打算盤，那是我喜愛上的一課。我也喜歡他教我們唱那些即動聽又老掉牙的歌，他說周璇是金嗓子，所以他教我們唱「銀花飛」，教我們唱「黃葉舞秋風」。他應該是個十分懷舊的人，這麼老的歌呀，竟然由我們這些黃毛小子小丫頭的口中唱出！後來我們上地理

課，讀到印度尼西亞，知道有個島叫峇厘島，地理老師問有誰會唱「峇厘島」？我們不會，郭老師又教會我們唱。以後以後，有一個夜裏，我聽到潘秀瓊在收音機唱，我也跟着唱：「你可曾聽說有個峇厘島，就在那印度尼西亞，那島上風景美麗如圖畫，誰都會深深愛上她……」，我真想打打算盤，要多少的費用呢，我才可以和一個要好的朋友一同去峇厘島，看島上美麗如花的女兒家，看她們歌唱，看她們舞蹈，看那迷人的風情……。

滴答滴答滴答……，響不下去了，這算盤。我忘了口訣，怎麼打？爸爸記憶力也不好，口訣無從背起，很久很久以前，也不打這算盤了。最記得小鎮那間小雜貨店的老板，每次爸爸叫我去買日常用品，缺錢時，就睜眼。那老板伏在桌面，手撥算盤，答答又滴滴的，告訴我，我們欠他多少錢。他有一張和藹的臉，他那一雙纖纖細細白白的手真會打算盤，然而，他也不打算盤了。滴滴答答下着雨的中午，車禍，他死了。那麼，還有誰呢？還有誰會打算盤？小我十二年的小弟

不會打的，他說：「學校老師都沒教，打算盤？老土了點吧？」是，小弟用電子計算機，小巧精密的握在掌中嘟嘟的響。打算盤的風光日子真的過去了嗎？……

滴答滴答滴答……，時鐘滴答滴，時間的脚步一直向前跳，像我小時玩跳格子的腳步，總是往前跳。從前我赤足在泥地上跳格子，現在我腳穿皮鞋上班養活自己。從前我會打算盤，痴想自己長大會做大老板，然而，我只是一個打工仔。現在，我能賺錢了，時而也有一些俗世中纏擾人的不如意心事，凝結心頭難解，但我不會找一位算命佬，叫他吩咐一隻小鳥銜來我「未來的命運」，為我「指點迷津」。我的明天會是甚麼？我的未來會怎樣？我預料不到，我亦不相信算命佬會預料得到！誰會預料得到呢？從前，我們的祖先南來，篳路藍縷，帶着一個傳統的算盤，守在一間小小的簡陋雜貨店，看花開花謝，看顧客來看顧客去，一分一毫的做生意。算盤打得最響亮的歲月，生意蓬勃，光輝四放，足以讓他族仰望羨慕！領導着國家經濟潮流，算盤的聲音，是我

們引以為傲的聲音。然而，曾幾何時，算盤的聲音已沒落，算盤不再響了，報載說華族領導國家經濟潮流的地位開始動搖，他族新穎的經商方法已迎頭趕上。算盤式的、傳統家庭式的營業策略已不適合這遽變的社會了。有人說：「把久埋在算盤上的頭抬起來吧！眼光看遠點，善用智慧，努力求新。臨危創機運，奮發終有成，我們仍有掌握自己前景的權利，明天的命運不是由他人操縱！」是的，算盤的風光日子過去了，但是明天會到來，明天會是甚麼？瑟縮街頭的算命佬算得到嗎？不再打算盤的爸爸早睡，醒來時發現夜深的我仍在寫字，睜着惺忪的眼向我說了幾句話，又回房去。我記起了，明天爸爸會到田裏播稻種。「播種在今日，收成在明日」，爸爸就是每日心懷希望，努力地活着。明天是有希望的，只要努力在今日。不久我亦將回到大城，我會努力工作，努力賺錢儲錢，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想我會和好朋友去峇厘島！ □

傅承得詩二首

- 傅承得，台大中文系畢業。
- 目前在一間中學當教員。

寄二弟承積

這些年來，二弟
我們很少相聚
曾經，我去台北
你到國都
當你決定回鄉長住
我又背起包袱

在碼頭、在車站
或在機場
總有說不盡的感觸
若非送你，就是自己離去
熟悉的身影，慢慢模糊
生疏的倦意，漸漸清晰

二弟，彷彿前生
我們便立了盟約
雙親膝前
必有一人問候飽暖
必教另一個
遠方心無牽掛

全然心無牽掛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真的釋懷
當父母有彼此的照顧
當月缺之後，必定月圓
那時，二弟
我們再傾訴久別的思慕

舊照

說不定啊！我的祖先
曾和你的，一齊
偷過地瓜，玩過泥沙
在大陸、在福建、在南安
在梅山那小小的
陌生而又熟悉的村莊

說不定啊！剝落的圍牆
他們曾一齊小便
一齊站在那邊比短長
又或許，缺角的石桌
他們一面下棋沏茶抽煙
一面笑數誰的兒孫多

泥路是似曾相識的泥路
大樹是三更入夢的大樹
昏黃的相片中
他們悠悠回頭
教人回到過去的黑眸
教人回不過去的心痛

照裡的人是同鄉？
是朋友？是昆仲？你問
我想不必猜疑
只要他們罵過架、同過牀
後代的子孫啊我們
便該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八七年二月

八七年二月



拜年記

每一塊落地長帘後
 每一扇半掩的柚門後
 每一座駁落的痛苦
 都紅
 着各自的快樂



高蹺一二
 醒獅四五

引頸
 蹬足
 童年不來
 童年是整座電視
 所有顏面
 他憂郁看不見憂郁

年 蹲在神位上
 笑：
 人增壽啊
 天增歲月

妝藝遊行

行香子

路拐彎
 視線拐彎
 思維拐彎
 受傷的蝴蝶
 結，藏着流言
 猶溫

樹老
 信誓更老
 墜落時，自己仍未肯定
 旦旦之後，會是彩虹

但遠山長
 雲山亂
 曉山青

黃廣青詩三首

●黃廣青，新加坡人，目前在服兵役。

●四〇一期之〈蕉風〉，頁五八，黃廣青其中之一詩「廚房事件」一開始應為：沸了／的鍋……特向作者、讀者致歉。

宋書啓詩二首



●宋書啓，十八歲半，寫詩又寫散文。

夢

我無法爲夢
寫下任何言詮。介於
嚮往與畏懼之間。在每個凌晨猝醒
紊亂如麻，而又素淨無思。我無法
睜眼面對這蒼老的城垛
這世界的荒陬

所有瀕臨的黑暗，除了哭泣
我無從窺瞰希望之光
在那些不甚清晰的記憶裏
目睹一朵菊魂流離紛散

那些森嚴的面孔，
支使我的忿懣
我的祈音無力而瑟縮
當桔子樹苦苦掙扎，春天
春天恁地遙遠

後巷的菊

她絕非含蓄——也許含情
開春第一趟趕赴的約
起初是爲了措詞。莞爾而絢爛
洒洒金陽的二月，滿溢着
就要旋舞了……

滿溢着，這一片初衷
溫溫然舞着風、舞着情懷如夢
讓她盡善盡美——僅此一回
別碍着她，你
這一位庸庸男子

別碍着她。

危 機

* 陳佑然

● 陳佑然是板城人，尚在唸中學。

都該交還給風來述說

城的形象太迅速

瞥見一隻飛鳥茫然飛竄入雲層

城中的人都不肯在夜色中仰望

仰望月以羞澀之姿，以垂危

之姿向燈海墜落



美國土著文學作品選譯

* 李有成譯

• 李有成，目前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



剪紙

作者簡介：

Caroll Arnett / Gogisgi，一九二七年生於奧克拉荷馬市，是柴拉基族人（Cherokee）和法國人的後裔，曾在奧克拉荷馬大學、伯雷特學院（Beloit College）和德州大學接受教育，現與妻子定居於密西根州 Mecosta 附近，擁有一片五十英畝的農田，並在中密西根大學教授文學與寫作。其主要創作包括詩與小說，目前已有作品九種。

回想

我聆聽這
八十六歲的老
白人咯咯笑談
多年前他如何
和其他伙伴
挖掘塞美奴人的
墳墓，用頭蓋骨
作打靶練習

我聆聽着，甚麼
也沒說，悄悄地
離開房間。我似乎
應該尊敬
這老人家，他是
我太太的父親。

我聆聽着，明知道
這老人家
那麼慈愛家人，他
心懷畏懼
卻毫無敬意，
這老人家
即將離去。

仍然聆聽着，
知道某些事
將會發生，
某些壞事
將會發生
某些壞事
將會不斷
發生。



不要觸怒
純種人，
不要觸怒
白種人，
就站在那
他媽的
馬路
中間
讓車撞死。

啊呀啊哈呢咕噢
我來到這裏只不過

鳴斯底哪喲喲
一會兒

啊呀咯呼咯喲
我愛上了

鳴哩赫哩斯底伊洛唏
大地的歡樂

噢西喲啊喲呼
喂死亡

死亡之歌

啊喲呼卡諾基斯底

剪紙

我看着兩隻
在穀倉棲泊的燕子猝然降落
我們新播種
的田地。
不像一小時前
一再向我們
轟隆怒吼的
兩架國民兵
噴射戰鬥機
那兩隻燕子
沒有個別配備
四枚火箭，也
沒有把我激怒
因為我知道
牠們防衛的
是那個國家，我於是高聲
歌唱，向牠們以及
牠們的國家致敬。

去年五月

劍魂

* 李敬德

他修長的五指撫著劍鞘，循劍鞘而上，輕柔的動作，就像輕撫在他懷中因初次的擁抱而微微顫抖的處子般那麼的溫柔。當他的五指握住了劍柄，一股激情忽然從胸中湧起，忽然他有一種想摧毀至愛的人的那種感覺……劍在激情中出鞘，鋒芒像一泓秋水湧出劍鞘，激射而上——望高處流瀉的激流。劍勢一展開，流水般把夜色中昏黯的燭火澆熄。一隻在燈旁撲火的燈蛾忽然就在劍勢中化成碎片……劍的生命力一湧現，所有生命都在劍勢中趨於毀亡。他發覺自己漸漸不能駕役這把劍，這把劍控制著他的意識，他的意識駕役著劍勢，把一切的生命化為毀亡。他已被劍魂所役，那些慘死在他劍下的武者英魂，彷彿藉劍身把臨死前的冤屈戾氣和一生的殺氣都貫注在使用這把劍的人的身和心……奪的一聲，劍尖不知在甚麼時候已插入牆內，他急退三步，垂手而立，冷汗，涇涇自額上滴落，臉色煞白，胸膛起伏，就像他的敵手發現自己中招致命時那種一致的表情，死灰色的臉孔和茫然的眼神透露死亡的訊息和內心的恐懼；然後他從冷汗濕透全身的夢中驚醒。睜開雙眼，桌燈堅持著未被黑暗佔領的一塊陣地，一枝筆，還握在手上。

這麼說

* 欣希雅

還來不及問妳，那島國的山川與四季。妳又飄飄地離去。

就快進入另一季了，這一季

該屬於甚麼季？我等待一個明媚屬於我自己的日子。

噢。沒來由的想起來了。妳離去後，不曾給我一些紫色的驚喜，我亦沒用一枝慣用的筆在信箋上填滿綠色的字粒。那些常常純粹是一種心情的告白。

我居然說要去送妳，一定去送妳。在那一個炎熱北部的小城，我的「一定」成了一句解釋不出的悲哀。妳不會懂。但是，妳離去前，我把一些從康華麗堡草場拾得的紅豆，化為祝福，寄給妳。

妳離去的早晨，我北部島上的家是不是有下一場雨？其實，我已乘搭前一夜九點的長途巴士南下都門。純粹是一種心情呢。然後，一個人坐在富都車站，等天亮。自然，那時也想像妳見不到我時會怎樣的悲哀或生氣。

許多事情，都過去了。曾經，妳以為會在彼岸的機場，等到我的來臨。我自以為，會和妳走過一年四季，或者看花，或者逛重慶南路的書廊，或者著厚厚的冷衣，走在風中撿楓葉或者寫長長的信給我們家鄉的朋友。

僅才走過一季，我的「或者」，就像走進了雨季。所有陰陰的天空，就如我一時的心情。我的隨意是今日的失意。一種不再倔強的脾氣，竟是一種世俗的說法。

我的夢，就像牆上掛着的一些畫與卡。都蒙了塵。在雨季，深夜裏，異常孤寂而沒有亮麗。

許多該告訴妳的話，都不說了。疊在小小的睡夢中，讓自己理解。醒來後，又是一個足步、一個旅程、一個生活的痕跡、一個歲月的延續……。



也流畫

也流畫



回鄉

* 邱福春

飛機抵達檳榔嶼的國際機場時，我有說不盡的喜悅。我望着那蔚藍的天空，飄浮着美麗輕盈的白雲。今天的天氣真不錯啊！

司機往丹絨湖雅駛去。一路上，綠油油的草木青翠欲滴、艷陽照耀四方、一股股芬芳的花卉迎鼻而來——這美麗可愛的風光使我心曠神怡。

到達了丹絨湖雅；出乎意料的一排排屋子已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幾間豪華旅館設立在海濱之處，浪濤一浮一沉的向海濱衝去，掀起白濤濤的浪花，寥寥可數的車輛及其他的景物是多麼的詩情畫意。

當我踏進大門時，婆婆樂開懷笑；弟弟和妹妹們盡情舞蹈；父親樂此不疲的幫助我收拾行李。母親興高彩烈的上菜市場買雞、鴨、蔬菜，準備弄一桌佳餚。

一點正，我們一家人吃「團圓飯」。在餐桌上，每人高談闊論或啼笑皆非地享受着家庭溫暖。而母親做的菜令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新春

*劍客



新葉篇

孩童時代的新年，最為快樂，由於無知，故成天嘴裏含着糖菓、年糕餅等，死吃不膩；對於三餐卻粒米不入口。然而母親並沒像往日那般厲聲地催促。因為我偉大的媽媽知道，小瓜們的肚胃，早已被年糕年餅填滿了。而且，母親是怪迷信的，所以為使來年鴻運當頭、合家安好，她絕不在這佳節打罵我們，這使新年的氣氛更和歡無比。

新年初二，更是鬧得不亦樂乎了，因當天是小時候一年裏最豐收的一天。一大清早便向祖父母、姑媽們拜年，紅包一個個拿到手，然後便隨着阿媽到外祖父家去當「大債主」了。那兒親戚長輩更多，於是源源到手，怎敢說不高興呢？

總之，小時候的新年是可以「吃喝玩樂」四字代替。然而長大了，胃口、性格完全改變了，望着新年的糕餅，不禁有點畏懼，那還像小時般那麼有食慾呢？現也不跟阿媽到處去拜年了，縱使到外祖父家去我也想省走一趟，但卻還暗中提醒弟妹，莫忘了幫我把那幾個大紅包「搬」回來。

其實，現置身講錢的世界，見了紅包也不怎麼喜悅，只要有錢，何必多一個紅包封呢？誰會不在意封內的零吉零吉而在意一個紅包封呢？不過，無論如何，紅包是我們華族傳統風俗裏的一物品，故我們應該好好利用新春這一段日子，使新年過得更有意思。

• 大麵見到海安這篇文章，就畫了這張插圖。大麵喜歡顧城，還有葉珊和舒婷。大麵在新加坡唸書。

• 李敬德是麻坡人。很年輕。

• 欣希雅、邱福春、劍客都是中學生。

• 海安是大麵的朋友，海安廿歲出頭。



大麵畫

那個非常年輕的朋友叫大麵

八六年杪記錄

*海安

那個早上我到底看見些甚麼了呢？忘記了。我一直想好好的寫下來，到底卻沒能。我只記得我看見了一個太陽。那其實是一個大黃汽球，可是巴士迅速行過之際在樹樑與樹樑之間它看起來是太陽；給了我意外之喜，因為那麼漂亮。

最近一個朋友忽然非常努力做人起來，我瞧着很為自己着急，那麼久沒好好的看過一本書呢

。也沒寫到好文章，也沒進步，也沒活得漂亮些。唯一的長進是看得開了些。其實這實在是不長進。

尤其是見一個非常年輕的朋友對詩的熱衷後。是不是我也該好好的寫一些詩與小說？把散文寫得漂亮些？

我總是希望自己快樂些努力的。

火車蟲

* 潘碧華

坐火車還是首次離開家鄉才嘗試到，以前只是駐步在馬路與鐵路交錯的閘門外，耐心地等候一節一節的火車廂走過；我常常猜測，火車裏載着的是甚麼樣的心情。更小的時候，看到火車還興奮地舉起手，自得其樂地向火車揮手呼叫。印象中火車上的乘客很少從車廂探出頭，陪我們稚氣地笑，而我們還是拼命地揮手，仍然不會失去那一股傻傻的信心，期待下一次會有一張臉給我們鼓勵的笑容。小時候多麼的容易滿足，一個鼓勵足可叫我們充滿信心再做同樣的揮手動作。

媽媽告訴我，我小時候曾經坐過火車，我拼命地想就是沒有這個印象。印象中的火車是玩具火車和叫馬陸的爬蟲。馬陸有一節節的軀體，活像火車的形狀。大人告訴我們那叫火車蟲，而我知道牠真正的名字叫馬陸還是十多歲以後的事。不知道在火車還沒發明以前，居住在鄉下的父母，又用甚麼字眼來代替火車蟲、來告訴好奇的孩子？我想不出還有甚麼比火車蟲更貼切的東西，可以和馬陸聯想在一起；也沒有比火車更能加深小孩子對這種爬蟲的印象了。

我還記得我和小友伴如何惡

作劇地去騷擾火車蟲。我們故意把牠從牆上弄跌在地上，看牠自衛性地把長型的身體捲成圓圓的一個輪；有時則把牠的身體掀過來，掀過去，牠依舊緊緊縮着身體，把輪的形狀縮捲得更小了，一動也不動。兒時沒有殘酷不殘酷的觀念存在，我們玩火車蟲只是因為好奇和好玩而已。

我們的長輩總利用小孩不明究理的心理，指着我們的鼻子說：「別玩火車蟲，玩多了以後坐火車，火車會翻的。」

我們睜大眼睛相信了，真的把伸出的手縮回來。那時候也不懂再問下去，一味把長輩的話毫不懷疑的接受下來，就好像深信上邊的魚肉吃完，魚骨沒挾起就把另一邊翻過來吃，以後坐船，船也會翻一樣。我們就那樣對火車蟲有了畏懼之心，但對它的神秘依舊好奇。我們常常站在稍遠的地方觀察，一心想要把它多節而赤紅的軀體看個透明，我們甚至想像它的肚腸裏也運載着細小的乘客，小小的腦袋怎樣也想不出那些乘客可能的模樣。

對火車蟲的畏懼隨年齡的增而減低，人開始鬼靈精怪起來。我們狡黠的想，只要不弄死火



豐子愷作

車蟲，我們還是可以作弄牠的。我們愛用細小的竹枝去觸動牠的身體，看着牠受驚而縮成一團，我們屏息地守候牠慢慢舒展軀體。牠不安地迅速移動短小的足，但是牠的速度和我們巨大的手腳比較之下，卻又慢得可憐。我們居高臨下，滿意地笑了。

大人看見了，還是同樣的提醒：「別玩火車蟲，誰弄翻牠，以後坐火車，火車會翻的。」

我們不在乎地說：「我們以後都不坐火車！」

大人寬容地搖頭，帶着憐憫和無奈何的笑走開。

上了中學之後，開始對任何東西都存有懷疑，而懷疑最多的就是長輩的話。長輩神明般的形象完全破滅，總覺得他們的每句話都那麼愚昧無知，每樣動作都沒有科學根據。我們因為多唸了幾個科學名詞而完全否定他們守舊的風俗。也許是不屑一顧的心理，造成了少年的叛逆性，進而存心去否定他們的價值。那時候已經完全不相信火車蟲會使真正的火車翻倒，更不會去相信他們的約束是爲了我們好，甚至斷定他們思想落後，跟不上時代的潮流。那種明知道不對的、父母會責罵的事，也要去做讓父母罵

• 潘碧華，吉打人。目前在馬大唸中文系。

了也甘心的心理，一直陪我唸完高中，和上了先修班。

載着我許多夢幻的火車蟲早已脫離了我稚年時的軌道。我因為有機會看到更多的繁花彩色，一直都不懂得去掇拾那些單色彩的童年，更是把火車蟲忘得一乾二淨。

直到放假那天，坐上回家的火車，路上，火車蟲蜿蜿蜒蜒的模樣終於爬了出來，從腦海爬到心海裏去，弄得心潮翻騰，心酸酸的難受。

火車向家鄉的方向不徐不急一步一步地接近，每一站有人上車，也有人下車。到站下車的人眼睛好像換上鑽石一樣明亮，他們喜悅的眼神叫我遲遲未到站的妒忌得半死。我呆呆的目送他們下車，看他們興高采烈提着重甸甸的行李，想起家人每次笑問我：「拿這麼重的行李來來回回不重嗎？」我都笑說不重。回家的時候，那裏顧及到提行李的手痛不痛呢！

每隔幾站，我就急不及待掏出行程表，再三的計算抵家的時間。行程表上的地圖，每個站的距離那麼的近，實際上卻那麼的遠。每過了一站，盼望之情就殷

切一分。以前一直想離開的家，如今卻恨不得及時趕回去。

路邊偶爾有幾位赤着上身的小孩，笑嘻嘻對火車揮手。從他們熱切的手勢中，我看到自己過去的影子。我曾經重重地發誓：「以後都不坐火車。」多年後的一天，我是坐着火車回家了。

突然我明白，長輩以火車會翻來告誡我的用心了。

他們只是要我去愛惜每一條生命和培養善良的心地，他們看到我用殘忍的態度對待火車蟲而想糾正我。他們不能用「將來死了會下地獄」的話來恐嚇稚小的心靈，更無法用最簡單的字眼向我解釋因果循環的道理。因此，他們只好用生活上最實際，也最能令我清楚捉摸到的火車形象，來告誡我，阻止我扼殺更多的生命。我相信他們這麼說遠比騙我說「火車蟲死了晚上變鬼來捉你」來得高明。

我的長輩是勞作綫上的鄉下人，他們沒有唸過多少書，更不會上過「兒童心理教育」的課程，他們不懂得最佳的管教方法，只好依循最傳統的方法去教育我們。他們沒讀過安徒生的童話，不能告訴我白雪公主的故事；他們也不會欣賞過中國的神話故事

，沒法向我敘述伏羲與神農的事蹟。他們只能用生活上俯拾即是教材來告訴我甚麼是對與錯。如「往背後亂拋的東西會給小鬼接去」、「講粗話嘴會爛的」、「晚上吹笛子會引蛇來」等等，都是要我成為一個規規矩矩、有禮和顧慮到他人安寧的孩子，而我竟輕視過他們這種樸拙的教育，竟把「迷信、古老石山」的罪名強加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的拙於解說，使我在少年時代嚴重地誤解了他們的用心。我曾經埋怨過他們逼我唸書，也曾經怨恨過他們阻止我看小說寫文章，更曾經在心裏責問他們為何限制我的自由。而今才知道他們對我是何其的寬容與愛護。

我坐在火車上，對着遠去的小孩身影凝望，一時，我完全諒解了長輩在我童年時代所施的管教，以及在我少年時代對我的自由嚴厲限制，代之的是滿腔的溫暖，火車蟲的形象也就揮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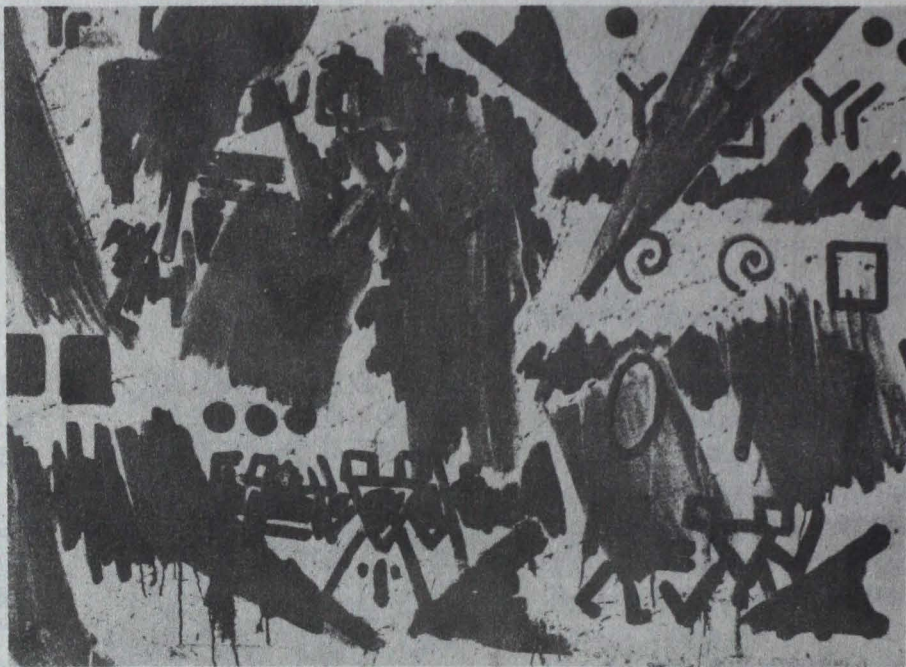
我想，「弄翻火車蟲，坐火車，火車也會翻」的一則話，會是我在童年所聽到最精采，也最能叫我深記的一則民間童話。□

靜燃的火焰

* 鍾石均

- 鍾石均也就是鍾玉醉，栢城人。目前在馬大唸工程系，就快畢業了。
- 據說他在校內是獨行俠。

培恩克 無題 一九七九



沒有人教我讀書品味（一拿起書就是試券題），沒有人教我欣賞藝術（幾次詩歌欣賞會湊不起整個傳統印象），沒有人罵我自私，（除非我讀懂《論語》而有所領悟，沒有人與我談過「不逾己」的道理（商業市場逐利太過喧鬧了））。

我低頭走過涼蔭石道，涼涼的風吹起。從圖書館三樓望出來，一輛巴士擠滿人群熱鬧地走開了。我回頭，看見黃花落了滿地，鬱鬱黃花，斑斑石階。

關於柏拉圖，關於孔子，關於一場聖血撒在黑色肥沃的大地，關於一記山隱寺鐘，關於海洋紅樹林氣候，關於落雪後漫開於木屋的爐火，關於世紀前，關於十二世紀，十五世紀，十八世紀的事蹟。我聽見詩人用寫詩的手告訴我：

「聖人來了，隨即似水流逝，……」

我站在窗前，夕陽迅速分散，遽落，我看見歸鳥打道飛去，這是城市的上空，我們的黑夜被逐棄於聲色文明的競逐中。默讀久已淡忘的預言，我站立窗前。

在圖書館，因為倦於課文的枯燥，我隨手抽出一冊書，扉頁流過一段文字，一八八五年印版，明燈、白牆和白牆列起的一排排書籍，我聽到靜寂的聲音。我從我眼瞳裏感受一次一世紀的散軼，關於時間、生命與愛，多麼像一陣風吹過，涼涼的，而且很遙遠，從那裏傳來，隨即在那裏消失。

我們從暮地裏回來，看見野火在晚風中燃燒，稻禾豐收後整片地帶零零落落地起火。時旱，且早晚多興風，那些鳥雀漫漫起

飛時天空被染成一個構圖。幾里外，膠林飄滿了落葉，我們從暮地裏回來，我聽見內心最深摯的言語，反覆傳述，我多麼渴望過一種內心安詳而熾熱地燒燃的生活。在廣袤無邊的靜夜狀態，體驗一座完整的生命，因為愛，以至清醒着。

閣起書，仍舊是水綠年華的我，行經歲月軌道，閣起書，我在東牆，隱約聽到西牆外，風中，廣場，人潮憤激的喧囂和激越。關於國債，關於華族中心，關於失業浪潮，如同一百里外的海浪一樣日夜起伏；我閣起書，記取詩人的話：「聖人來了，隨即似水流逝，……」

我走向座位。一本書靜靜躺着，

以及一張空椅子。 □

美麗是個傳神的字眼

*鍾玉醉

紅衣少女 莫迪良尼



我的名字叫翦心。我從來不想把自己打扮起來，「打扮有甚麼好？美麗是可以捕捉的嗎？」朋友常常逗我笑，我們一碰在一起，就東家長，西家短地談個沒完沒了。一遇到打扮這個問題，我就這麼執着。

「美麗是可以捕捉的嗎？」

後來我遇上一位男朋友，他說：「這自然是立場問題。美麗是可以捕捉的，一切有形無形，像一個轉身動作，一個眼神，或垣牆荒草，許多美麗便在我們身旁稍縱即逝。」我半信半疑，他又繼續講：

「有一次我一位年輕朋友因車禍去世了，夜晚我單獨走在街頭，熱淚滿盈，也不管身旁的人潮和喧嘩，那一夜我走過許多街巷，走在燈光燦爛的地方，後來走倦了，跑進一家戲院，我在黑暗裏睡去了，妳知道，我實在倦

，」我的朋友停頓下來，我看着他的眼瞳，深邃而流露出一份蒼茫的心情，「後來我在落幕時刻醒了，我明白我已經活了，那一刻竟是這麼美麗，我永遠無法忘懷這份美麗，那一刻。」他把嘴角牽動起來，露出一絲溫柔的笑意。他說：「死亡也能美麗起來。」

「後來你便接受你朋友的死亡？」我問他。

「我接受了。這是一種醒悟。」

「他叫甚麼名字？」

「治平。我高中的好朋友。我們常常到海岸宿夜。他是一個高大豪爽的傢伙。治平死去已經四年了。」

我的朋友捕捉的只是一種心情。他應該可以成為詩人，可是他不寫詩。

他是一個攝影師——「a

photographer」，像他對我說的。

認識他的幾個月裏，我漸漸明白，美麗是可以捕捉的，美麗是傳神的字眼，但你必須用你整顆心靈去接觸它。

他幫我拍了一張黑白照。我倚在門旁，向外探望，那時刻我剛好在尋找一雙絨布鞋，然後他叫住我：「妳別動，我就要拍妳這種眼神。」照片洗出來後，我發覺室內的燈光特別柔和，門背的木雕也極精緻。

我那群女朋友找上門來，我們嘰哩咕嚕地談個不停，她們都說：「妳越來越疏遠我們了。」

「因為，」我細細地說，「因為我想捕捉那份美麗，用我整顆心靈。」她們狂暴般呼歡起來。我趕緊走向唱機去，放下一卷聲帶，我終於聽到海鳥叫聲、浪花拍岸聲、海風呼嘯聲、船聲，一起打從唱機那個角落飄起來。

我家的貓和狗

* 懷石濤

• 懷石濤，馬大法律系三年級生。是最近《新明日報》百元小說的作者之一。

鄭蕙香 主人不在貓當家 水墨畫



我家的貓眼裏嵌着股不羈的綠光，活像一片綠綠的湖水，深邃得你不敢去探測它的深度。有時這麼一池的綠色，卻柔得像多曼湖，你可以在上面槳着船舶，感覺那一片的謐靜，生趣盎然。我家的貓，常用這麼一種柔柔的眼神巡視着我。據說我也有一雙神采飛揚的眼神，是那種柔情似水的眼波所不能抗拒的。

我家的貓也有一頂高得神氣昂揚的鼻樑。牠愛在我面前抬仰着頭，賣弄牠高貴的希臘鼻。我常嗤之以鼻，指着鼻尖刻薄的咕嘟：你的鼻子跟我的比，差它三萬八千里囉。牠總瞇了瞇眼皮，一副不在乎的樣子。牠總相信那是氣話，還顯出那種「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模樣。我一個箭步，趨向前去牠早已經盈一躍，跳到窗牖上伏得像個嬌滴滴的模特兒。

我家的貓，有一把巧小的嘴

巴，兩片性感的嘴唇，在陽光下亮着閃着粉紅色的水光，會讓你有一種衝動，上前舔個究竟。牠不發脾氣時，抿着嘴，偶爾神秘的莞爾一笑，勾起許多的心思，在胸伏間蠢蠢的蠕動不已。

我家的貓長了一身純白色的毛髮，在日光下，會白閃閃的發亮。牠的嗜好是在上午陽光薰人會發醉的時候，擺了一個婀娜的姿態，在陽光底下慢條斯里的舔着她的毛髮。牠不愛做四腳朝天的姿式，因為在牠的腹部靠左處有一小撮黑烏烏的毛髮，是牠最爲感到遺憾及痛心之處。牠應該出生貴族吧，就算不是，牠也時常這麼自己認爲的，所以常常仗勢欺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氣，在陽光之下，會霍霍的閃動着光芒，令人眼珠發昏呢。

我家的貓，生有一條毛髮蓬勃的尾巴，翹起來時毫不受地心吸力的影響，很像窗外生得一堆

堆的甘蔗花，晚風一過，嘩啦啦的左擺右弄鬼啾的浪笑起來。牠的尾巴有常讓我慌懼及痛心的缺點，它擁有過度敏感的細胞。在大熱天時，牠愛在浸涼浸涼的大理石上打瞌，我蹣手蹣足走過時，有時候因為過份的謹慎而不小心、那麼輕輕地踩到牠的尾巴尖，牠會嗚咪喵喵的連跳起來，漲紅了臉向我大聲地抗議。所以我在大熱天裏，索性迴避不走大廳，省得踩到牠的尾巴，引起敏感の後果：可吃不開，兜着走了。吃一壺，長一智之後，我會很小心避開牠敏感的部份和凌氣。

我家的貓走路時，體態輕盈。牠常會把指甲好好的收藏起來，所以走起路來像踏在地毡上，所有的足音都被地毡埋葬了似的。我常憎恨及不滿自己的腳，走起路來，像鴨子似扭扭捏捏搖搖擺擺的，撻撻的聲音，常讓牠抿着嘴，笑得人仰馬翻。後來經過

一番深思，才發覺原來牠的腳板有一塊好軟好軟的肉塊，紅紅嫩嫩的，是那次牠在沙發上細眯着眼珠不停的舔舐時被我偷偷的看到。

我家的貓，生來一把好嗓子。牠在主人的懷裏撒嬌時，那種唔咪妖唔咪妖眨眨眼睛的神情，一點也不矯柔造作，也不曾發錯音或走嗓子。我的主人能夠忍受牠晚間叫春的叫聲，卻常叱止我偶爾向過路人吠吠幾聲的舉止。這是很讓人痛心的一件事。

我家的貓，有時在沙發上睡厭了，會那麼輕摸摸的爬上那張柔柔的床上，在雨後的陰天裏，呼嚕嚕的大睡其覺。我在門外，幾經風雨，尚抖擻抖擻精神堅強的挨下去，多少個夜晚還趕走了多少個居心不良的夜訪客，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呀。可是我的主人卻偏愛那只白皚皚的貓，難道牠嚇走了幾只老鼠就應得到這些過

份的特權嗎？我有時會滿懷衝動，想衝進去猛猛的吠牠幾聲，以示心中不平，可是往往又害怕踩到牠的尾巴，主人可能會在一氣之下，來個明年不替我申請狗牌，那倒令人心寒，寢食不安呢。所以，唉，還是算了，等主人回來時，搖搖尾巴，奉承奉承，敷衍敷衍我的人生吧。 □



也流畫

馬大校園

• 羅麗琴，柔佛人，讀馬大中文系，較常寫的文體是散文。

* 羅麗琴

假期總是在既開心又担心的情況下渡過。開心的是計劃中的旅行都實現了，担心的是計劃中該唸的書都沒有唸，新的學期又來了！

第一天踏入圖書館當作見面的地方。看到「見面的地方」這字眼不禁想笑出來，其實，相約在圖書館相見的不乏其人，討論功課啦、商量大計啦、互訴衷情啦、看照片等等大大小小的約會。這些都不是大問題，問題是有的同學為準備一份報告，於是大書小書搬滿桌、高聲低音響不停。見他們做得認真投入，唯有另覓他境，躲開嘈嘈切切的錯雜聲。有的雙雙到來，找了併排的坐位，輕輕翻開書本，沉默了四五分鐘，也許是多日不見，掀開話匣子，隨即輕聲細語，忽高忽低地滔滔不絕。偶爾四目斜視、偶爾輕輕淺笑、偶爾故作生氣狀，真苦了對座的無心人。若遇上考季，高朋滿座，無他境可覓時，唯有尊重地多看他們幾眼表示暗

示；再不得已，只有奉勸他們把聲浪壓低，這真是狠心不過的事。並非殘忍，只是忍無可忍。

開學以來，文學廣場似乎都醞釀着一股快樂的氣氛，埋伏在四周圍的風，總是不經意的亂吹一番，長髮的女孩不得不以一隻手把歡愉的髮梢馴服。

辯論賽過了，文學雙週結束了，座談只進行了一半，接下來是談大學生的戀愛觀。大學生對談戀愛都特別感興趣；還未踏入大學之前已聽說過心急的男生為女生編了大學女生三部曲的口訣。最近証實了又有好幾位同學墮入愛河，為課餘飯後的文學廣場增添許多談話資料、笑鬧與氣結。當事人也漸漸地減少在文學廣場露面，不想招惹太多風言風語，也可以避免分心。畢竟戀愛必須談得小心、專心，旁敲側擊，總希望把對方看得清楚些，多了解些，免得地毯步完後才深覺懊悔。

座談會裏，主講人都無法把

戀愛說清楚，不過都很用心地把戀愛分型、分類，更作了經驗之談，失敗的、成功的皆有。主辦當局更為這次的座談選了一個較大的講堂，他們都預測會有很多人出席，果然不出所料，估計準確不誤，出席者約有兩三百人。

校園裏的盛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如今觸目皆是宣傳海報。一年一度學生會改選，逐鹿場上的健兒各有千秋。文學廣場上頭的棟樑也退避三舍，且讓宣傳海報稱霸數日。海報逼人而來，廣場似乎不廣了，風兒也氣得惱起來，斯斯沙沙地向海報抗議。

除了讀書、談戀愛，在校園裏還要搞人際關係、搞活動，吸取經驗。沒有人不為自己的將來鋪路。這年頭，學以致用不太行得通。多數學系學院的畢業生都為自己的出路煩惱。不斷地充實自己是必要的途徑，不盡是課內的、課外的都要學。能有超群出眾的表現才會被人發現；站不起來的永遠望不着遠方的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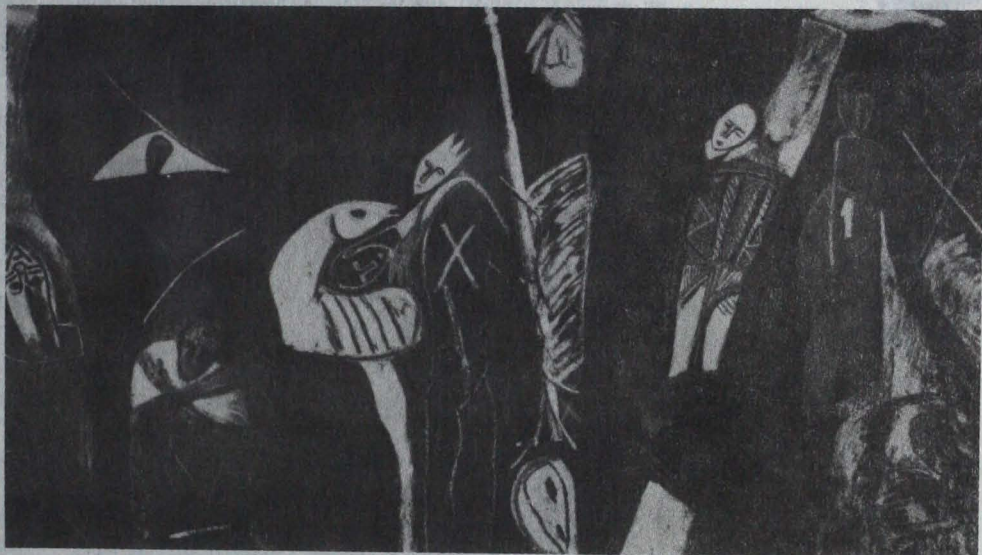
柴可見黎 擴音器 蛋彩畫

• 阿草，讀馬大理學系。

神話

* 阿草

帕拉狄諾（意大利）的作品 油畫 一九八三



（一）斑圖拉之匣

有一則湮古的希臘神話，相傳古時候，衆神爲了懲罰人類的罪行，便携手合作創造了一位叫斑圖拉的女郎。每位天神都各自賜予她不同的魅力，使她魅力四射、顛倒衆生。當魅力無比的她與正如痴如醉的阿比米特斯舉行婚禮之際，衆神之王獻上一只匣子作爲她的結婚禮物，並叮囑她萬萬不可啓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但不曉得那個多事的神事先在她心房內植下好奇的種子，當種子萌芽茁壯時，斑圖拉再也按捺不住，背地裏蠻以爲瞞天過海，悄悄地啓開了匣子。這下可壞事了，窩藏在匣子內種種的邪惡與詛咒都散佈空間，遺留世間，唯獨「希望」留在匣子裏頭！

這是一闕不美麗的傳說，甚至有幾分恐怖，但個人卻偏偏鍾情於這則神話。

常想若有一只巧小玲瓏，漆上幽幽發亮的黑，並嵌上「斑圖拉」之浮雕，銀色字樣的音樂盒

，當啓開來，一支叫「希望」的樂章叮叮咚咚，悠悠地在空間播送，於是一個著上繽紛斑斕彩衣的小丑，畫上快樂的臉譜，在匣內七彩幻變的舞台上歡欣地翻滾着。

扣人心弦的悠揚中並無夾雜任何恐怖的詛咒，畢章當年斑圖拉已將種種邪惡溜放了，所以今天這只小小的斑圖拉之匣只能播放出「希望」來。

因爲斑圖拉的好奇心，從此世間被污染了，世界在層層邪惡、詛咒的籠罩下，罪孽、病痛、飢荒……不斷地在世間上演著，地球的表面因炮彈的轟炸已成了千瘡百孔，慘不忍睹，它終日在絕望、痛苦的呻吟中運轉着。但無知愚昧的人類卻仍未醒覺，仍恣意地蹂躪它。

是再度啓開斑圖拉之匣的時刻了，讓希望撒播人間，讓希望留芳人間；衷心盼望世界明天會更好，雖說明天是個未知數，但卻是一個美麗的希望。

（二）火鳳凰

浸淫神話世界的古埃及人與希臘人，傳說火鳳凰是一只身型大小如鷹，身披光燦絢麗的羽衣，無伴侶且不會下蛋的鳥；它的壽命長達五百年，當限期將瀕臨絕滅之際，它會爲自己築一個巢，然後端坐巢內等待太陽的光與熱將巢燃起一把火，烈焰中火鳳凰被焚燒成灰燼，灰燼裏將誕生一只蟲，蟲兒遂而蛻變成一只新的火鳳凰，它將擁有另五百年的壽命，即意味它將生命延續至接下來的五個世紀。因此火鳳凰是「重生」的象徵。

火鳳凰的傳說是神奇的，但最動人的是它象徵「重生」。

但願每個人心中囚住一只繽紛的火鳳凰，在絕望、痛不欲生的時刻，火鳳凰將焚燒，帶來重生；帶來新的希望、新的生命力！

可是火種將源自何處？沒有火種是不可能燃起重生的火焰，火鳳凰是不會焚燒的。

也許唯有愛是重生的火種？你呢？

• 涵以林，讀馬大中文系。

老爸與我

* 涵以林

吳昊 蘆葦中的舊屋 木版畫 一九七六



代溝大概就是那麼一回事吧，有很多話想說給老爸聽，可是終歸止於想罷了。有時甚羨慕洋人說我愛你的時候可以那麼自然貼切，毫不猶豫的。

老爸不提倡藤鞭教育，媽也不，我卻能具體的感覺到如潺潺流水般的愛。印象中給老爸痛揍一頓大概是在六歲的時候，只記得這些，而真正的原因卻忘了，抑或下意識已記不起。

先修班兩年在外租房，忍不住四五十哩路每星期趕回家。每回一次總有一兩只雞鴨被犧牲掉以滋補這個在外「飄泊」的遊子。這些家禽是老爸細心飼養的，每回牠們壯烈的犧牲也是老爸的建議。像上星期突然提前幾天趕回來做功課，臨走前老爸忍不住埋怨為甚麼不早說，他那只已預備好的鴨子已來不及殺了，當時聽了也不曾感觸萬分。可是回到八打靈的那個夜裏卻忍不住一邊垂淚一邊做功課，最後索性蒙頭大哭一場。呵！爸爸！

說起老爸那群鴨啊雞啊全是在他的呵護下健康成長的，這也是一群能令他引以為榮的寶貝，鄰居們的讚賞更令他喜上眉梢。餵雞鴨也是他每天清晨起來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常蹲在一旁看他忙碌的在雞鴨群中穿來走去。有時他會指着那一群群大小不一的雞群告訴我這一群是備中秋節的，那一群是過年的……。吃得完嗎？我滿臉疑惑的問，送禮啊，阿笨！他瞪着我說。

像許許多多老一輩的人一樣，老爸自幼從困難中長大，也因此養成他事事以節儉為準的美德。但在大姐出嫁的當兒他卻大擺筵席，人家問起他便笑嘻嘻的說：「第一次嫁女兒哦！」於是我裝着妒嫉的樣子向大姐說：「大女兒就好命囉！」大姐知道我開玩笑也一笑置之。

對於花在兒女身上的錢他卻從不吝嗇，每回離家前他絕不忘記塞錢在我手裏。關切的眼神彷彿在問我夠不夠用，即使已能賺

錢的哥哥他亦担心、關心。每每接過他手裏的錢，心裏總有一股莫名的激動，分分皆爸媽以血汗累積起來的啊，有時真想衝動的撲進老爸懷裏緊緊地擁抱他，以表達這份濃郁如醇酒的愛。

老爸知道我愛吃羊角豆炒辣椒，所以上慣菜市場的他久不久總會在飯桌給我一個驚喜；儘管他不愛吃辣椒；儘管他不愛吃羊角豆。老爸的拿手好菜是扣肉和釀豆腐，這也是他鍾愛的兩味小菜。

開學前老爸曾在香港逗留了兩個月以陪伴大伯，在他陸續的來信中總不忘提醒我和小弟在週末幫媽做家事。還叫媽預備我開學用的錢。每次接到老爸的來信我便在夜裏輾轉難眠。老爸從不會在口頭上訓任何教誨，卻在行動上——表露無遺。

老爸的愛，怎樣一個無言的感激啊。 □

• 程可欣，讀馬大中文系，善長寫散文，在校內是活躍份子之一。

四季之二

* 程可欣

董克俊 西江苗女 60×30 cm 版畫



(一) 書葉間的秋天

上午十時許在圖書館讀完《徐志摩新傳》中的「愛的追尋」，突然覺得寒意很重。四周靜悄悄的，偶爾有人翻書或輕步走過，發出像葉子跌落的聲音。我想起了蕭瑟的秋天。

秋天真的是分手的季節？港台的歌曲都如此唱。不知道徐志摩對林徽音的愛堅持了四年多之後，是不是也在秋天結束？那一段愛情，梁錫華認為是哀情。而我，我讀畢後只能無言地嘆息。對面的一排椅子都空着，沒有人與我說話；即使要說，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關於愛情，我們談得太多也聽得太多，最後才發覺話語不能完全詮釋心情。愛和不愛，付出和收回，都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於是我選擇沉默。在靜寂的圖書館中緩緩翻動書葉，感覺有些事只有自己才知道瞭解，好像小小的秘密藏在心中，很私人，

也很充實。手上的書剛好翻到「婚後生活」，我又集中精神讀下去。徐志摩後來娶了陸小曼，他以爲會很幸福，誰料那卻是一個錯誤的抉擇，而且不能言悔。他沒有幸福過，從林徽音到陸小曼到意外身亡。

這次我不再嘆息，但寒意是越來越重了。宛若秋天慢慢走近，心中冷冷空空。一生到底是甚麼？幸福又是甚麼？有人在遠處拉椅子，一聲巨響打破整個早晨的靜默。我抬頭看他，是一張陌生的臉，臉前是一疊厚厚的英文書。我在想他知不知道徐志摩？有沒有想過一生是甚麼？他專注地讀書，彷彿可以不問世事。也許那樣才是最幸福。

十一時四十分，我蓋上手中的書，收拾東西準備去上課。臨行前暗暗跟秋天道別，該是秋末吧？那麼冷。不像老師說的秋高氣爽，心曠神怡。但我知道只要推開門走出圖書館，就是夏天。

肯定是夏天。

（二）心中下雪的冬天

有一陣子總是覺得心中有莫名的傷感。生活越來越忙碌，接觸的人越來越多，腦子卻越來越空白。日子中滲了不輕不重的苦難，只有自己才感覺到。隱隱覺得快要失去一些東西，但總無法決定該捉住還是放棄。很多很多的問號，很多很多的猶豫，在如水流過的歲月中徘徊不去。

於是我常不知不覺的哼着溫任平老師的「一場雪在我心中下着」。那用C調譜成的歌，速度頗快，但仍然可以捕捉無限傷感的心情。快速的是時光的流逝，而傷感，總是那麼厚重的積壓在心中，像積雪。心中下雪的感覺，我真的領會到了一片刺骨的冰冷。孤寂，說不出的苦難，宛若雪花紛紛飄落，飄落，飄落……

積雪越來越厚，感覺越來越像冬天；沒有溫暖，不敢愛的冬天。除了冰冷，還是冰冷。想像中心房早已冷得僵硬，總有一天

會停止跳動，因爲心中一直在下雪呵！

最近突然發覺雪已停，常有一抹奇異的溫暖掠過心頭。積雪要溶化了，化成小小的溪流，緩緩游走。在這時候我卻需要唱「一場雪在我心中下着」，與五位朋友一起，在台上正式的唱。我們似乎沒有太嚴重的不快樂，練習時還常談笑，把音調拉高拉低，結他撥得又快又急，彷彿有些忍不住的歡欣要從弦間跳出來。冬天是真的過去了，我們唱完那首歌之後，所有的積雪隨着溶化，心中換了另一幅圖景：陽光暖暖的春天。

一直來都有點嚮往溫帶的四季，在這終年都是夏的國度裏，我只能靠想像了。比如自己是在春天出生，朋友在秋天，鳥語花香秋高氣爽，都是美麗的季節。而我亦常對人說：生命中也有四季的啊！那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奇妙感覺，宛若心情的轉變。

一下子又回到春天了。 □

今夜星城的 星空不亮

*炎復陽

行過這條陌生的街道，心裏一如暗夜的低垂。想起一些家事，方知人早已在千山萬水之外。今夜，今夜星城的星空不亮。

回到斗室，一片寂靜，只有捕捉亮光的蟬兒在屋外絮聒，單調而冗長。捻起了燈，突然憶及有太久沒寫家書了。於是提起筆，先寫媽媽，再寫爸爸，在兩張信紙上寫着重複的話和想念，準備明早騎着單車到郵政局去投寄。是兩封信，同樣的話，不同樣的去向。

室友尚未歸來。渴望有點聲音，我扭開收音機，辛酸一點一滴溜瀉出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趕急關掉。跑至露台看星星。星星不亮，保持着太疏遠的距離佔據一方。人類也是這樣嗎？很小的時候我們在一間屋子裏避雨，後來，後來爸爸在北，媽媽在南，孩子流落在一個名叫星城的異鄉裏。

星星或許太疲累了，眼睛眯成一條細縫。也不知是第幾回看見天空的疲態，彷彿瞧的是自己的倒影。當初的夢還有些美麗的

•炎復陽，目前在東馬當小學教員。



畫面，唯一旦跟現實有了交往，可貴的笑淚就不復存。而我不是拒絕成長，不是拒絕離家。我不願意有太多的虛偽奸詐，在我理想的國度中躁躑又不願離去。我想我很單純，可惜人家不是。

驀地一只青蟬疾速飛入室內，在燈下四處瞎碰。是這樣麼？我？每每對着校裏的小瓜的純樸，我總原諒了他們三番四次的無知和怠惰。我也是如斯走過泥濘風雨的。但此番我除卻忙亂以外，還要擺好心情去面臨諸多的刁難和流言。有人說：西馬的那個教師最壞！也最懶！！

我迎以滿懷痛楚的容忍。我只是一個人，仍學不好順其自然。蟬兒擇亮光而負痛撞板，最終要沉默下來。除了在課室內和朋友間，我的語言愈發平淡簡短。好多時候我的嘴和心把責任推給了臉，那一層最原始及天真的皮肉。我算是一本淺易的無字天書。

今夜星城的星空不亮，就不曉得半島那廂可也是一樣心情？爸爸或許想媽媽，媽媽或許想孩子，只是孩子不曉得一碗速食麵

伴了爸爸幾個晚上，不清楚有幾回媽媽枕着淚水入夢。而且，爸爸和媽媽，更越來越讀不懂孩子的心事。陌生，經常隨着空間時間的隔離而漸漸地壯碩，漸漸叫人失去力量將它推倒。

夜已經老去。該哀嘆的是，年輕的我怎麼只會給自己製造憂鬱？今天的星星真的是不亮，那明天呢？詩人曾說——星星在白天也是亮着的，只是粗心的眼睛忽略了。

這裏叫星城。是星星最愛投宿的故鄉。也許明朝五點五十分睜開眼睛時，對面窗外的穹蒼正有一顆最皎亮的星子向我眨眼細瞧。

如果青蟬為探求暖意而負痛，那我不可為傳遞一把溫馨，而堅忍三幾年的苦楚？我想，還是有價值埋藏在其背後的。

今夜星城的星空不亮，亮着的，卻是點燃在我小心的希望之火。暖了爸、暖了媽、暖了小瓜，更暖了自己。 □

飛馳而過

對不常看香港電視連續劇的人來說，翁美玲是個陌生的名字，與甚麼戚美珍、廖安麗、于嘉希等等同樣是沒有面孔的三個字。她的死訊帶來的第一個反應是：又一宗娛樂圈自殺新聞。雖然迄今香港警方未正式公佈死因，大小報刊一致推測是為情輕生。而實在，整件事也給人熟口熟臉的感覺。阮玲玉、林黛、樂蒂、莫愁、李婷、白小曼……其中有些紅極一時，有些名字取得別緻精巧，同樣的以自己的手取去自己的生命，同樣的不許人間見白頭。

然後，她身世其中一節躍在眼前：翁美玲是移居外地後，回港參加選美而進入娛樂圈的。香港仍然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天堂，吸引力強大無比。一夜之間，寂寂無名的普通人可以飛上枝頭，成為整個城市話題的焦點。它提供全世界沒有那幾個地方所有的機會。路是人走出來的，畢竟要經過一番功夫；香港提供的是看似不勞而獲的捷徑。

但是名成利就之後所面對的問題，或者不是當初雄心萬丈的年輕女子能預料、能應付的。白雪公主被王子打救大團圓結局、灰姑娘套上玻璃鞋從此無慮無憂，不過是編童話故事的人說到累了避重就輕想出來的搪塞，真實生活可容不下這種簡單的甜膩。演戲的人在演戲的人眼中，其實也就是童話裏的人物。誇張的表情，突如其來的轉換，戲劇性的手勢。在讀到他們真實生活的變故時，甩不掉看戲的感覺。猛然醒覺，一個陌生的名字，從此連漸漸熟悉的可能都沒有，根本不感到惋惜，只像是身在轟然向前的列車上，飛馳而過的車站不但不會停一停，有時甚至名字都不清。

在那一種情況下，讀萬卷書與行千里路是不但應該，而且必須同時進行的呢？在歐陸從古雅的巴黎通到明媚照人的瑞士山川的特快火車上？飛往東京的夜機裏？都不是。而是：馬斯孔尼中心的美國書商協會年度大會。

一個個攤位，堆滿五彩繽紛的書本、海報、宣傳品，各地的出版商、書店老闆、圖書館行政人員、大小作家，雲集在這個只顯得高而不再顯得闊的空間裏，穿花蝴蝶般帶着極其職業性的微笑傳遞和吸取他們的訊息。

三天半的大會，的確長一點。第一天早晨的景象是這樣的：無比興奮的聲音，在湧湧人頭上面有如張透明滑亮的網，「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我希望抽空到處逛逛」，充滿憧憬和盼望。第三天下午的景象是這樣的：同一張網在疲倦的腳底躺着喘息，大部份的宣傳品已經被搶空，大部份的人已經離場，凋零的擺設盡職而沒有誠意地勉為其難撐下去。

於是唯一有吸引力的是排隊等候作家大駕光臨，簽名留念。也不儘是作家：戴扁長方形老祖母小眼鏡的莎莉·麥蓮，被艷桃色恤衫襯得特別乾澀、卻不時仰首巧笑的珍·羅素，再寫十本書，依然是電影明星。壯男日曆的模特兒，也有一條長龍等着與他握手合照——許多人唯一接觸強健肌肉的機會。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中國文化的預言力量，真令人五體投地。

萬卷書

●邁克的散文

●邁克大家都認識。

●目前他人在香港。

自由身

有人講起新近去巴黎度假的經歷。說去了兩個禮拜，悶得發慌，回來上班後，一切才恢復正常。悶？巴黎？怎麼會？因為「度假缺乏朝九晚五的緊張情緒和競爭性」。我馬上建議，其實可以一早去盧浮宮，趕在所有遊客前頭奔去看蒙娜麗莎，大概也會滿足得勝的心理。他看我一眼——二十八歲的年輕男子，有一雙與他身份不相稱的大手——說：「但是看看蒙娜麗莎又不能賺錢，那有滿足可言？」

這就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不工作、不賺錢不快樂的，也有唯不工作才快樂的。錢當然好，然而看着自己銀行戶口存款與日俱增的樂趣，總有點搔不着癢處的感覺，沒有大吃大喝，穿舒適的漂亮衣服這種揮霍金錢的享樂途徑那麼爽快愜意。物質層次以外的快樂，就更不是甘心獻身中產階級價值觀念者能理解的了。

三藩市是一個崇尚自由的城市，遊遊蕩蕩，無所事事的人似乎特衆。曾經為生活奔波勞碌，更珍惜自由的可貴。電視二十台每晚午夜映《緊張大師呈獻》，看完還可以慢吞吞煮個快熟麵吃，第二天想睡到多晚就多晚。白天天氣好便曬太陽，讀嚴肅的《史記》或者一派胡言的八卦週刊，陰天下雨避進戲院看《四百擊》看《天堂奇譚》。路邊一個胖女人在餵鴿子，麵包片被灰鴿啄得此起彼落。胖女人咯咯笑起來，路人也笑——當然某處餐館有人在享用燒乳鴿，某處大廈有人以最新式、最複雜的電腦傳訊機拍出一封關鍵性的文件，但是誰顧得了這麼多呢？ □

先敬羅衣

住在大城市而沒有正業可務的人，想像力只好發揮在高度文明的副產品之上，譬如說服裝。雖然衣食住行還是以衣排頭（先敬羅衣後敬人？），然而真正為生活勞碌奔波的小市民和主理經國要業的大人物，對綾羅綢緞的顧盼，遠不如夾在之間的沒頭沒臉卻有少許閒錢的中產階級頻密。也因為他們，服裝從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地位，躍昇成爲一項藝術。衣著隨和而處處見心思，大概是藝術的高峰。穿得富戲劇性，不時出現驚濤駭浪奇景的，則有調劑單調生活的功能。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在張愛玲一篇小說裏找到：出牆紅杏穿一件鮮辣綠色的長裙，兩邊有裂縫，露出裏面深粉紅的襯裙，「那份份刺眼的色調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有些場合非要一點誇張，一點接近瘋狂的配搭不可，太合情合理反而令人受不了。

近來覺得把不同國家製造的衣物穿在一起，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幽默，就算色調是黑和白，也顯得繽紛熱鬧。中國的文化線衫，配英國的薄絨長褲，意大利全羊毛對襟毛衣，日本花襪，美國爵士鞋，猶如開了一次聯合國會議。同一個國家但不同地區的衫和褲合穿，大概就是他鄉遇故知的感覺罷——在國內碰面未必會打招呼。而洗衣的時候，將這些背景各異、言語不通的衣物一齊丟進洗衣機裏，把它們攪得昏頭轉向，恐怕文化上的距離也就縮短了。萬一有那一件不爭氣的還脫了色，沾染到其他衣物上，主人肯定是要生氣的，然而也只好怪自己行爲不檢，促成了國際大雜交，狂歡後的手尾唯有忍氣吞聲去收拾。

每年歌劇季和球季都在同一個時候展開——不是萬象更新的春天，而是農業社會收成的季節，有點意味着這兩種性質完全不一樣的活動都經過一番經營，不斷的培植和灌溉才達到豐收的地步。球員的訓練我不熟悉，大概也是粒粒皆辛苦，唱歌劇的確需要長時期苦練。站到歌劇院台上面對數千觀眾大展歌喉，就算並非絕代天驕，亦是披着成熟的金黃色外套的珍珠米。

可是觀眾之中究竟有多少是知音者，實在難於估計。聽歌劇在今時今日，對許多人來講，不過是一項社交活動，身份和地位的象徵。誰在唱，唱的是甚麼，唱得好不好，已經變得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自己身上的新裝是否別出心裁，攜手出席的配搭是否門當戶對，笑盈盈步上歌劇院石階時能否拋給旁觀者驚艷的感覺，倩影會否出現在第二天報紙的花邊新聞版。歌劇演員唱到筋疲力盡之際，眼尾瞧見台下因過多酒精的薰陶和過少文化的薰陶而呼呼入睡的名流淑女，是否會帶着惡作劇及不爲瓦全的心情，故意拔一個尖，把神遊太虛的夢者戳醒？

若有此舉，擁躉們恐怕不會諒解，半生的努力也就雲散烟消了。話劇演員有演出中途停下指罵觀眾的，歌劇演員卻沒聽過突然把嘔嘔聲折轉爲獅吼狼嗥。大抵他們活在旋律的起伏迂迴之中，早已置身物外，不再受鼻鼾聲打擾。而觀眾在曲終人散，脫下燕尾禮服閃爍晚裝之後，也有一種功德圓滿，如釋重負之感罷？

歌劇季

●邁克的散文

大漲小回

終日與文字爲伍的人，有時候對文盲有一種沒法解釋的羨慕。不被符號約束的世界，是否一如沒有交通標誌的街道，可以橫衝直撞，爲所欲爲？隨時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在此一舉一動都帶着決絕的姿勢。

接近文盲的境界，大概就是聽歌時不求甚解，既不翻查歌詞，也不細忖因由，單憑字句的音色去製造與歌完全無關的印象。在我是習慣，久而久之根本不考慮後果。甚至明知故犯，就算找出了正確的答案，也抹不掉當初的錯誤圖畫。譬如李香君訴說她悲痛的經驗，分明是「毀卻如花貌」，不知道爲甚麼總下意識聽成「洗卻如花貌」，就像是化粧品廣告術語。往往忍不住笑起來——文盲大抵時時有這類不爲外人道的樂趣罷？

此外就是對一知半解字句的附會。股票我一竅不通，故此在股票專欄看到「大漲小回」，覺得別具色彩：暗戀某人而終得不到垂青，大量拋出去的感情竟然引不起迴響，送了一打又一打的玫瑰居然連個多謝的電話都沒有接過，一腔熱情於是化爲烏有……不是大漲小回是甚麼？而且是現代人才有的，因爲斤斤計較，講究效率。漲又使人想起俗稱的愛河，水漲船高，低潮一樣可以淹死人。理智的作法肯定只有回頭是岸，恰好是小回的回。小回當然比血本無歸好，只是有苟且偷生的味道，真正性情中人是不屑的。然而一般小市民都有賴含糊和不澈底，加上一點小奸小壞，一點有意或者無意的視若無睹，以「吹佢唔脹」的態度堂堂皇皇地生活下去。情操是文盲和非文盲一概感到陌生的名詞。

蛾

蛾是這麼愚蠢。爲了三毛錢一根的蠟燭捐軀。爲了其實並不暖的燈光落進虎視眈眈的壁虎口中。一點名目也沒有，短暫而戲劇性，彷彿由頭到尾，都是爲了劇情需要，一聲也不吭，難得地聽話。

然而這算甚麼呢。

第一隻蛾以一種美妙的姿勢投進火光裏時，或許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流下淚來。然而在第一千隻蛾再表演相同的行徑時，人都走完了，也不過是第二天一早燭邊一堆燒焦了的塵土，誰記得呢。

誰記得，時間過一過，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又拉遠了一點。拉遠一點，再拉遠一點，最後完全是兩回事。

那光的另一面恆是黑影。

真的，光不光有甚麼打緊，能照到我身上的不一定能照到我

心上。黑影又怎樣，我恆在黑暗一角靜靜冷望。

光與影又不會因爲誰的存在而增加或減少一分。

蟻

也不知那裏跑來的，桌上常有螞蟻踪跡。有時書讀倦了，偶爾一抬眼，看見成群結隊的螞蟻，一時興起，大敲桌面，牠們嚇了一跳，馬上靜伏，一動也不動，以爲這樣就可以瞞過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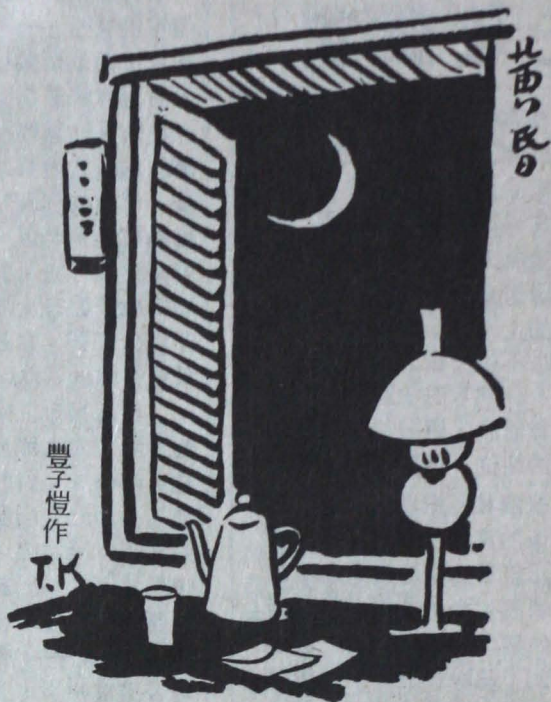
牠們以爲在三度空間裏的「人」就看不見在二度空間裏的「蟻」了。

再用手指碰觸牠們，馬上開始沒命似地逃，急急地逃，然而逃到那裏，總有一隻無形的手如影地追隨，呵，能逃去那裏。

兜來轉去，總是無法擺脫。彷彿命運。

或許當我們無意間望向背後，也可以隱約看見一隻無形的巨手，暗中操縱。誰知道呢？

我把手上螞蟻輕輕放掉。



心事

黃昏時，寂寞的人在湖邊走過。我在窗前看着走過的人。月前收到的家書，還在桌上讀着。青春和夢，呵，夾在高等數學第五七一到五八九頁。最抽象的一課。

凌晨三點。踏踏踏踏……十八位青春年少自路的另一頭走來。浩浩蕩蕩。整個大地在沉睡。他們醒着。他們相信青春無悔。我，我甚麼都不相信。我相信每天八小時的睡眠。

六點三刻，昨夜是下過雨吧。一路是靜悄悄，霧失樓台，棕櫚把衣袖一揮，仍掩不住滴了一宵的淚。燈光照着地面，是誰跌了一地的流星。一地碎金。

才一撿起，已自手中流失。都從手中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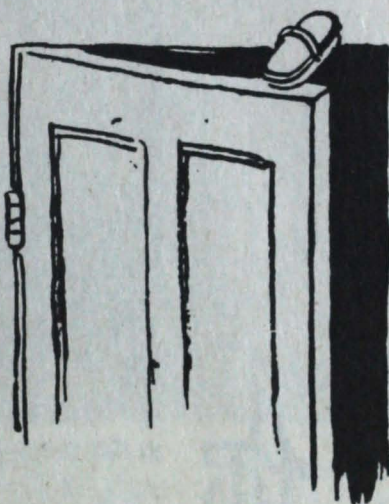
寂寞的人走過湖邊時，是誰把心事告知湖邊垂楊柳。

湖邊

教室中的設計

⑩

豐子愷作



•時君緣就是阿細，怡保人，廿歲出路，目前在新加坡唸書。這是她最新的來信摘錄：這幾篇稿，是剛剛考完試後這個星期開工趕寫的，馬不停蹄，我疑心是在發高燒……然而近兩年看小說課外書是非常奢侈的事，我希望我能有時間重新把沈從文和魯迅讀幾篇。眼前似無可能，但我樂觀（我灰色而樂觀）。

教授和他的妻在早上和黃昏時總在湖邊。他看早報時她坐在一旁。她餵魚時他站在她身傍。

日日如是。

因為教學認真，教授受大家尊敬；因為言談風趣，教授的課無人缺席。

已是公認。

記得第一天上教授的課，在整個講堂三百多人此起彼落談笑聲中，教授以他那個年紀不常見的速度一口氣走了幾十步階級到講台前，站定，「先生女士們，」他微笑，……這十個星期，我們將一同研究一門非常有趣的科目。」

接着他背了一大串歷史人物的歷史。從牛頓（或更早）到愛

因斯坦。忙着抄筆記的手很難得地停下來了，大家從沒見過這樣的開場白。

真是典型的教授。

接下來果真如他所說，電磁原理是一門非常有趣的科目。從不知道電磁原理原來可以是這樣「和藹可親」，當然，完全是教授的功勞。

一個原本可以很枯燥乏味的科目，在如沐春風的幽默談吐下，竟然會有哄堂的場面出現，而且不少，同樣的口頭禪，第一次使人開懷大笑，連續使用，依然是陣陣笑聲，屢試不爽，那簡直是功力了。

教授喜歡學生發問。他從不介意問題的好壞，一樣給予答覆

，一視同仁。

一派學者風範。

最後一堂課時，麥克風老是不合作，噪音不斷，教授顯然給激怒了，他說假如他仍是廿五歲，這麥克風他會馬上丟掉。大約年輕時是火爆性格。

「那時我教我妻子電磁原理，假如她不會，」教授忽然又說，並作出手勢，「我就給她頭上一記爆栗子……」當下引得眾人笑聲綿綿……，而教授臉上，是那永恆的，彷彿頑童做了一件十分開心的事的微笑。

教授和他的妻在早上和黃昏時總在湖邊。不知道湖邊有沒有——一株松栢，不知道松栢的旁邊有沒有另一株松栢。

● 阿其散文二則

• 阿其，廿歲出頭，是海安、大麵的好朋友。目前在當臨教。

梁奕梵的作品 蠟染



你走在路上

你甚麼也不想做，可是不知道爲甚麼就從屋子裏走出來。當大門「咯」一聲關上時，對門那個女子塗滿了雪花膏的臉探出頭來對你笑一下。然後你走到溝渠旁邊的時候有一隻黑貓怔怔地望著你，那是一隻年輕的黑貓，你覺得牠是挺漂亮的一隻貓便給牠一個微笑，於是那隻貓就輕悄悄地跳著走開了。你看著牠翹起來的長尾巴，愈加認爲牠是漂亮的。側過頭，你發現原來這個傍晚的天空很藍很漂亮，你想起你屋子裏青色的牆上有一幅畫的天空也十分好看，有時你躺在牀上，就只看那畫裏的天空，還有你從雜誌裏撕出來黏在方格子的紙上貼上去的一個女子的側面。你的屋子裏有一張矮桌子，桌面上有一個青色的瓶子和一束白菊花。桌子的另一邊是窗子，下面有一張椅子，你的屋子裏其實是用不

著椅子的，所以你用牠來掛毛巾。不過有時候你看著不用可惜，便特地坐在那裏看你自己的房間，和桌面上的東西。而你青色的瓶子有時會有一束白菊花或玫瑰，那是早上你從市場回來經過花市時買的；有時候花謝了，你便坐在那裏看枯了的葉子與花瓣。其實花無論如何都是好看的，你這樣覺得。話又說回來，當你走過一家黑鐵閘門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人吹喇叭，於是你一廂情願的認爲那是一個漂亮的男仔，留著一頭短髮和很長的劉海，當他跌坐在地上時劉海會傾向一邊去，然後他有一件很舊的牛仔褲以及很白的牙齒。你這樣想。然後你笑。無論如何，你走在路上覺得心情非常好，因爲今個兒傍晚的天空很藍你遇見一隻漂亮的黑貓還有你聽到一段美麗的喇叭聲。

雨下得很大

潘朝森
彩虹系列



風很大，楊香余在路上走著，手中夾了根菸。伊未曾試過在這樣的夜裏走在馬路上抽煙，不知道是一種怎樣的感覺，風迎面吹過來，一下子便把伊剛剛吐出來的煙吹散了。抽煙的時候，伊的身子稍為向左邊側一側，留意著煙頭散開來的火星。

然後雨便下來了，下得很大，伊躲在這家銀行走廊的角落裏，風把那雨送過來，噴得伊一頭一臉。伊縮在角落裏，把背靠住牆。時間大約是八點十幾分，幾乎是沒有行人了，對面的建築物簷下零零落落幾個人等在等車。馬路上的水紛紛往低處流。伊縮著身子，一口一口的吐著煙，不知道為甚麼，心裏感到十分悲愴。

這個時候，有三兩個女子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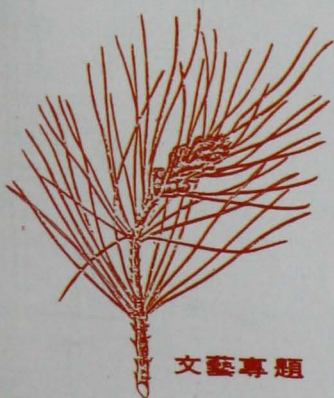
哈的跑進來避雨，見了伊詫異地躲開一邊去，伊笑了笑：第一次被人當壞人看待。而伊其實是絕少抽煙的，心情極壞也不抽，只是剛才，忽然有抽煙的慾望，便到咖啡店裏去買了一包來。伊用抽短了的菸點燃了另一支，再放在食指上彈出去——菸在地上翻個身，綻出一點火花，便逐漸熄滅。等到這根菸抽短時，伊又用姆指彈出去，重複著剛才的動作，像伊每天的生活，一成不變與行將就木的。伊楞著目光想，忽然有一種索然無味的寂寞。

而後，伊把手放在頭上來回摩搓，看那雨唏哩嘩啦的淋在十字路口上。

雨下得很大。伊想。

.....

□



文藝專題

